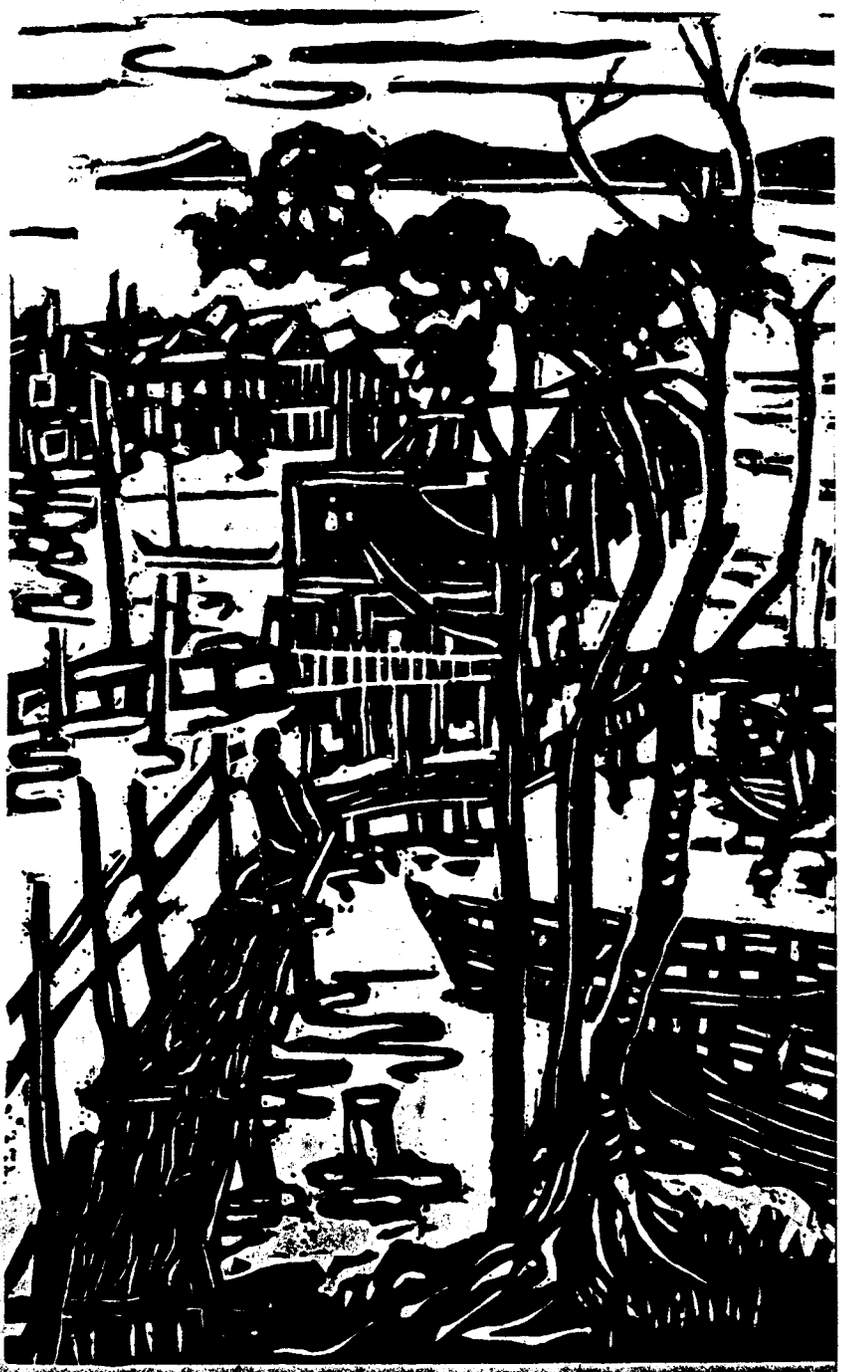
風雨

七月號

（第二零一期）



目錄

文藝沙龍

文學教育的危機……諾夫譯（四）
法官清堂的遺憾……張寒（六）
她不需要的東西……駱宇根（七）

論文

論興兒……依藤（三四）
回化時期的馬來文學……疑雲（四六）

小說

藍湖……李士源（八）
生的祭禮……宋子衡（二一）
後巷……曹嵐（二七）
在苦難中……丁丁（三七）
追尋……燕妮（四九）

詩

大浩劫……賴敬文（二六）
夜已降臨……周愛羚（三三）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四五三五——七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蕉風月刊

第二零一期
一九六九年七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July, 1969.
KDN 4285

晨的綠袖……吳偉才（四五）
傷口……綠　浪（五四）
傳記文學
劇戲家王紹清在柴城……溫梓川（十八）
封　面
河邊（木刻）……符致珊

編者的話

從「文學教育的危機」和「她不需要的東西」兩文中，我們可以窺看文藝在西方也好，在東方也好，目前都是面對着重大的挑戰，從莊嚴的學府到大衆廣庭，文藝都是處在一種十分尷尬的地位。足見文藝趨向低潮是世界性的、普遍性的。

•

文藝是否頻臨絕境呢？不，不。只要有人類，就有精神生活，文藝也就有存在的價值，問題在於文藝作者如何去創作一種能够迎得上新時代的新作品，當然，這是十分艱巨的工作，但這是生死關頭，假如文藝作者無法突破這個難關，只好眼看文藝更趨向低潮了。

•

李士源先生是本邦聞名的小說作者，久不見他的作品了，這次他在百忙中爲本刊撰寫「藍湖」，希望這是他的一個新的開始。

燕妮小姐是一個自學的作者，她在困苦的環境下不斷的學習寫作，精神值得欽佩。

•

繼此叻文藝研究會正式註册成之後，南馬文藝研究會已籌備成功正向有關當局申請註册中，假如北馬文藝研究會也籌備成功的話，則西馬文藝界必能在短期內產生相當的影响力量，從此，馬華文壇必能重整聲威，恢復她的黃金時代。

定價：

零售（每册）：馬幣三角　港幣六角
半年（六册）：馬幣一元八角
全年（十二册）：馬幣三元五角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文學教育的危機

「不要選讀文學！」

GRAHAM HOUGH 著
諾夫節譯

我以爲文學教育，現正面臨的危機不止一個：一個是表面上的，另一個則深遠得多了。表面的危機顯而易見：人文學科不會使東西爆炸，也不會使物體運行加速；權力在握之士，對之已不大感到興趣了。所以，非技術性的研究，已逐漸失去影响力和優越地位了。非技術性的研究中，文學恐怕是最主要的一支。人文學科並沒有宣稱要改變我們的生活條件，它們宣稱要使我們既有的生活質素提高。而所謂更深的危機，就是我們已開始懷疑提高生活質素的說法的眞實性。

曾幾何時，研習經典是處世爲人的唯一準備；可是，今時不同往日了。不久前，人們還說哲學帶給人智慧，歷史助人作政治判斷。今日，專業性的哲學者和歷史學者已發現這些說法實在天眞幼稚極了。文學雖然滿有生機，可是，說它已與研究、學問，和傳統文化隔絕了，卻非言之過甚。從前，人們要一個年輕的作家去研習他本國本族的偉大文學；今日，人們往往會勸告他：「看老天份上，你不要在大學中選讀文學！」撇開那種處處講求實際的外在壓力不說，文學教育本身似乎已出了毛病，它失去了自信，失去了感動力。

貴今賤古

古老的人文教育，以文學爲主，它的理想，並非培養專家。反之，它的理想在于結合人的理智和個性，它的理想在于普通人格的發展。它源于希臘，雖于文藝復興，數百年來，去蕪存菁，至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而英華絢爛。它塑造出來的，是學者、是君子、是基督教徒。

惠特曼（Walt Whitman）以爲本國文學是重要的，因它提供了「可爲一般之用的人格模範」。這句話現在已毫不動聽了；然而，事實上，從前人們對文學的看法卻是這樣的，這點我們可從歐洲的歷史看到。一九四五年以後，教授文學的先生們，偏促不安地覺察到，英國文學傳統所提供出來的模範，已不復爲人輕易接受了。英國文學中的人物，如喬塞（Chaucer）的武士、約翰生博士、查理士蘭等等，盤旋在從前研習英國文學的學生眼前，學生們並沒有要反對的心意；可是，此時此地，學童們讀了拜爾頓（Enid Blyton），就讀「北回歸綫」（Tropic of Cancer）；對從前那些東西，似乎格格不入。

自然，今日文學教育中，不論課程和解說，都起過很大的更動。

專而不博

會幾何時，人們以爲英國文學可以作爲現代人文教育的中心，很多人認爲它可以塡補經典訓練的空缺——它是那些不受科學或純專業性訓練的人的統攬性、中心性學習。可是，結果並非這樣。它只變成一項與其他科目一樣的科目。英國的「榮譽學位」制度，使它變成這個樣子。榮譽學位是英國大學教育的主要形式，而這是專于一個科目的學位。一個選讀英國文學的學生，他所讀的就光是英國文學。他自然讀得很不錯。他可能會修讀一項輔助科目，可是却草率敷衍了事；當它是一夥必吞的藥丸，一道要攀越的欄柵，如此而已。一個學生，若他不選讀英國文學，則他根本就不會碰上它。英文的學習，變成了一組專門的伎倆，遑論甚麼中心核心了。你可以獲取一個英國文學學位，僅能讀些法文，却與英國以外的文學一些活的接觸也沒有。與文學相伴相濟的社會和知識歷史學識，可能只有一點兒。你也可以獲取一個現代語言學或歷史學的學位，而不必讀過莎翁的任何東西，除了中學所讀過的之外。英國文學對深度化和人文化其他研究，有極大影大影响；可是，傳統的榮譽學位制度却阻礙了它在這方面的作用。

評「實用批評」

儘管如此，人們仍整日價聲言文學的功能，即謂文學應維持從前那個模範和理想的塑造的責任；雖然所用方法不同，模範和理想也不同。文學的研習，應超越它自身，在最廣的可能範疇內，影响人的性情。今日有一個流行的說法，就是文學的欣賞，在於訓練人的感性和知性，學生藉此得以在現代生活的黑森林中找到道路。「實用批評」（意謂對詩和散文的小小實例的精審細察）的技巧使人分辨非文學範圍中的眞實與僞飾，抗拒宣傳家或者政客的詭詐伎倆。若訓練有素、貫徹首尾，便能做到「清醒」和「成熟」。這些說法，眞很正確。接受過進一步文字訓練的人，可以大大避免給人欺騙；可以在虛飾僞詐中，判別出嚴肅的寫作和誠摯的思想。

然而，如果這種目的是好的——迄今爲止，這種目的確是好的——則它對每個人都有好處；因而，我們就沒有理由把它列爲文學系的學生的專門科目了。另一方面，作爲一項特殊的文學教育的指南，實用批評是萬萬不够的。這樣做，只把文學當作工具，藉以達到其他目的。如果要使文學更有力地、更有益地從其他方面影响我們，則我們首先要從文學本身去欣賞享受，過分冀望從批評的訓練中得益，就忽視了道德經驗的最平實的事實了。

法官清堂的遺憾

——答魯愚先生

•張寒•

六月號的蕉風，有魯愚先生的「風格乎」，拜讀之餘，知道是針對拙作「四萬度的近視」一文的批評。我首先得感謝魯愚先生對「張寒先生的大作，一向是先睹爲快」的錯愛，因爲我從事小說創作，只是業餘的興趣，從來未曾顧及是否有讀者，而魯先生的「先睹爲快」，當然使我受寵若驚了。

不過細讀全文，又覺得似乎貶多于褒，而所貶者，我又深不以爲然，譬如魯先生說：「張寒先生的風格，往往是有一些淫淫邪邪的字眼。」姑不論此文句是否通，而意會起來便是說：我的風格是以淫邪爲主。這一點是我萬難苟全的。

我總覺得，小說中的人物應該具有眞實感，否則無法適當表達人物性格，也無法使人物形象化，當然更無法感動人了。基于此，每當我執筆時，總是先問自己：「人物是否生動？」「四萬度近視」一文中的「我」也不例外，當我塑造這人物時，我由腹稿中的初中生改爲高中生，原因是高中生是生理和心理年齡都在變化的階段，所以：「打從去年開始，我打開報紙就頂喜歡檢强姦案先看，簡直就像寫詩那麼全神貫注，每一行都不放過。」這一段的刻劃某一年齡的人物的喜好，魯先生認爲「觀察力挺好，眞是不偏不倚，一針見血。」我在感激魯先生的「欣賞」之餘，必須補充說明，這是對人物的「泛寫」，猶不能在讀者心中留下鮮明的印象，如果至此擱筆，這一段文章的力量驟減，而後文發生的許多事件都缺乏了有力的支持，所以我緊接着說：「每當看到女主角哭訴受辱經過，便倍加精神，血液流暢，左脚掌原有點兒痲痺的現象也消除，而最振興的女主角說到：『他除下我的底裙……』法官老爺就下令清堂了。」這是我對人物的「特寫」，應是我最絞盡腦汁，最自鳴得意的地方。沒想到魯先生竟大力鞭韃，認爲是不折不扣的「誘惑」，「諷刺變成黃色」。

我必須說明，我不是道學家，也不是假道學，我講的是人話，不是鬼話，是眞話，不是假話，寫的是人的常情，不是人的畸情。猶記得一位心理學家說過：「春情發動期的青年男女，不想異性是變態。」以我的觀察及接觸的許多人中，我得到一個結論：「春情期的男女，多喜歡看强姦新聞。」而「四萬度的近視」中的「我」，又是「相當好色」的一個人，在意識流動時，有這種「法官清堂的遺憾」，難道是拂逆人性？是違悖人情？刪去這一段，人物還能突出嗎？

總之，當我再次讀完「四萬度的近視」之後，我仍認爲保留這一段是必要的，它絕不是黃色，說它是黃色，只是沒有人性者的直覺而已。

區區之見，不知魯先生以爲然否？

她不需要的東西

●駱宇根●

在巴士內，我聽到一男一女的對話。

女：「昨天我看了一套電影。那男明星眞英俊！告訴你，他是著名的男歌星呢。片中加挿了很多首他唱的迷人的歌曲，眞是支支動聽！」

男：「那個！我說他的歌曲一點也不迷人，不知他好在甚麼地方，簡直俗不可耐！」

「別以爲自己很清高！世俗人，你以爲你很出衆？哼！」

於是，那女的偏着頭望着窗外。男的垂下頭來，避過很多令人難堪的注目禮。……

生活在這個社會上，大多人都是擁「世俗」者，大多人都爲自己的生活奔波勞頓，爲着「經濟狀況」沽售心力，他們公式化的，每天早上上學、上班，在寫字樓上伴着打字機聲，繁雜的文件；在工廠裏伴着隆隆的機器聲，與同伴嬉笑；在書本中追尋很多現實的指南。入夜後，有些趕電影、夜總會，盡情「消費」，有些則以睡覺，搓麻將來寄託。有人認爲這是現實，這是快樂，看電影要够娛樂性，做每一樣事情要能刺激官能，滿足奢望。有色的賣色，有錢的耗錢。這個世界，有些自命爲局外人的會給它一個稱號：花花世界。

然而，在這些東西的背面，還匿着一些甚麼似的，也許人們叫它做藝術吧！（其實，藝術不藝術也是人們做的名堂的玩意兒罷了。）

其中存在着「世俗人」不可揣測的感覺。看一具玲瓏浮凸的雕象，我們說它多形象化，看一個少女曳着長髮，臨風招展，我們說那多美，聽一闋「春江花月夜」我們說它多幽雅清麗。

藝術是枯燥生活中無垠的綠洲，有很多人生活在世俗之中，認爲不世俗一點，現實一點，那就是遺世獨清，不滿現實；吟風弄月，他們說是附庸風雅，看一齣格調高的電影，他們說不知所謂，毋怪於他們說不說粗言穢語就「你以爲你好斯文」，要爲一般人所淘汰，倒不如隨波逐流好了。

我以爲，在世界上多一點藝術，裁一點清高，並不是一件撼事，若是太多的世態炎涼，太多長有百眼的朱門陶戶向着我，我倒愛背過臉來，窺一窺倒在街角的浮着笑意的五柳先生。

藍湖

■李士源■

元宵節的前一天，大可忽然從老遠的地方獨自駕了車來我的家。

我家本來是亂糟糟的，加以佳節將臨，自然有一番無謂的忙碌，大可驟然蒞臨的時候，妻正蓬頭垢臉，粗布衣裳地在厨房操作，大可一來，不免令人頓起忙亂，妻和大可正是初次會面，感到有點侷促不安，我却泰然介紹說：「這是我太太。」

大可禮貌地跟我太太寒暄一番，手裡却拿着太陽眼鏡的匙在搖著搖著，依然一派公子哥兒的樣子，說道：「你眞够福氣，有位賢惠的太太，孩子呢？幾個了？」

我回答說三個孩子都到屋後的曠地上玩耍去了。

「很好，很好，」他感喟地：「還是你比我幸福，我結婚十年，沒有孩子，看見人家的孩子就羨慕不已。」

「何必羨慕，遲些生孩子也就少些拖累……眞的，你太太怎不一塊來？」

「你是說絳瑤？我們去年離婚了。」

他說得很輕鬆，臉上露出玩世不恭的笑容，似乎離婚是跟打碎一只茶盃一般細微的事情。

我頓然心裡震盪起來，一種沉甸的情感擠滿了我的心房，我也無法說明那是怎樣的感覺，看着大可那滿不在乎的模樣，不禁惡狠狠瞪他一眼，想起絳瑤，想起從前，此刻我眞想痛痛快快毆打大可一頓！

但我畢竟沒有這樣做，理性的阻撓固屬部份原因，另一原因是我已經六年沒跟大可見過面，即使他偶然與我通通音問，也很少提及他與絳瑤的婚姻生活，許多年來我始終認爲那是大可夫婦對我故意廻避的話題，我的個性也不喜歡逼人作坦誠之言，而且一個人過得太幸福了，就會變成不關心旁人的事，這種人類的劣根性在大可身上尤其流露得明顯，生活環境與家庭背景使我跟他有很大的距離，但十多年來我們依然是朋友已屬難得，然而大可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總愛事事跑在我的前頭，常常使我受委屈，使我暗自抱怨，而最令我畢生難忘的莫過於我跟他以及絳瑤之間所發生的一段往事。

可是現在他跟絳瑤離婚了。

不論我願意或不願意，這些年來我總算離開了我們三人之間共同造成的感情轇轕，我受盡了傷害和委屈，以弱者的姿態接受了人爲的或非人爲的擺佈，終於消極地委心任命，把人生視作我無法操縱的巨魔！

但大可却是生活得多姿多采，一面是仗著金錢，一面也仗着生得英俊瀟洒，用錢手面豪濶，一直在呼風喚雨，任所欲爲，更無怪乎其視人生爲玩偶，爲兒戲了！

這種可怕的特質焉知不是造成他離婚的緣因？一個人要求太多，佔有太多就不免侵犯他人，而大可正是這類人物！

我可以想像來批判他與絳瑤的婚姻破裂的因由，絳瑤必定是個受害者，你看大可不是依然輕鬆愉快，一點懊悔，一點依戀和痛苦都沒有嗎？我不禁替絳瑤暗中叫屈不已！

「到底爲了甚麼搞到離婚？」

「不爲甚麼，不爲甚麼，」他解釋著：「也許結婚根本是一種不合理的，不需要的制度，我們彼此都厭倦了對方，感到必須分手就是了。」

「那你是對我有所隱瞞了，大可，你知道在某些事情上我常常不同意你的看法，你不肯說也吧，反正世界上所有的花花公子都愛追女人而又不肯結婚的，你也不例外。——今晚在這裡吃便飯好麼？」

「好的，好的，」他苦笑說：「可是你別再罵我了。」

我跟他相顧一笑，也就算結束了這段不愉快的談話。

那夜晚飯是在我家裡隨便燒了幾味小菜吃的，飯後大可駕車載我全家人去兜風，他濶綽一如往昔，上酒樓去吃宵夜，又買了很多值錢的玩具給我的孩子。

到十點响過，他才送我們回到家門，使我感到奇異的是他逐個吻遍了我的孩子，表現得像一個很愛家庭，很負責任的男人，這是我一時無法瞭解的！

由於時間還早，打發了妻和孩子們回家休息，我便對大可說：

「我們再去逛逛可好？你不嫌委屈就在我家睡一夜客廳吧。」

「不必打擾。」他說：「我去找個旅館。」

我自然不堅持，其實也樂得避開妻和孩子們，單獨跟大可談談，因爲妻一向不知道我過去和絳瑤的關係，如今事隔多年，人事變遷，我也認爲無必要對她贅述了。

但感情的波動使我無法抑止地懷念著跟大可仳離後的絳瑤，無數的意念像脫韁的野馬一般馳騁，其實絳瑤過去待我并不好，以感情而論，我對她沒有慚愧，她對我也許尙有虧負，我本該恨她，但却不能，愛過的人就彷彿只好永生永世地愛她，愛情就是奇妙的，不容你以理智去衡量得失，不容你以是非曲直去分析，瞭解。

那夜我就和大可在旅館裡再談起絳瑤，我無法掩飾我對絳瑤的關心，因此我對於大可對離婚的經過閃爍其詞感到不滿。

「一定是你待她不好，」我說。

「也許是……可是她不愛我！」

「她人都嫁給你了，試問你還要求怎樣的愛？」

他忽然縱聲大笑起來，後來索性斜著眼睛看我，疑惑地說：「你知道天下的怨偶有多少？你以爲結婚就有愛情？」

「可是你有錢，供給得起一切奢侈！」

「錢？錢對於缺乏的人才能發揮誘惑的力量，對於它的擁有者就平凡了。」

「那麼絳瑤有甚麼不滿足？譬如說……」

我來說完，他就哈哈笑起來！

「你別胡亂猜測，」他道：「其實嘛，她一直愛著你！」

「我不配！」我分辯說：「在當年也不配，現在更不用說……」

「配不配是一回事，事實確是這樣，每一次我跟她爭吵，她就屢次伸言嫁錯了我，我問她到底當年該嫁給誰才不致鑄成大錯；她竟坦誠地說該嫁給你！你看！」

「那不過是鬥氣的話……目前她的生活怎樣？」

「我不騙你，她的確對你念念不忘，其實她何嘗不明白你也結婚了，這女人就是那麼倔强，離婚時我給她一筆錢，她拒絕，却甘心去做舞女……而且用了你當年替她起的名字——藍湖。」至此，我就默默無言了。

往事縈徊，故人依依，讓一盃烈酒引帶我回到過去吧！那是十二年前……

× × ×

有一對美麗動人的眼睛，好像藍色的深湖。

那天傍晚，我在一家百貨商店選購領帶，招呼我的女店員是一位身材美好，蓄着烏亮長髮，有一雙圓溜溜的藍眼睛的年輕女人。

我的腋間夾着一叠稿件，左手挽了小提琴，只用右手在挑選領帶，照我的習慣用著最簡短的語句跟她交談，但當我抬起頭，我的視綫接觸到她的視綫的刹

那間，我發現那藍湖一般深沉的眼睛可能已經注視了我很久很久了！

我頓時侷促不安；爲我這身打扮；陳舊褪色的夏威夷衫，過時的舊褲子，不光亮的皮鞋，以及很長的頭髮。我不免自慚形穢！

我在想：她也許會懷疑我當眞需要一條領帶麼？

但我終於挑了一條色素深藍得宛如她的眼睛的窄形領帶。

她替我包好了，遞到我手上，嫣然一笑，說了一聲幾乎比耳語更輕微的：

「謝謝你！」

我不禁再跟她打了個面照；這一下幾乎使我想到馬上拔足飛跑是最聰明的辦法。

因爲那對含笑的藍色的眼睛是飽含着無限的同情與憐憫而向我默默注視的，它鋒利敏銳得使我難受，彷彿澈透視了我的潦倒與坎坷，層層地痛剝著我的人生的創痕！

但那是善意的，唯其屬善意就更令人難過，陡然引人作自憐自悲之感！

假如她惡意地鄙夷地瞪我，那麼勢必教我以自尊和驕傲加以抗衡！

我的情緒複雜到難於分析，內心產生了有生以來初次的自卑感！

我自覺到那藍色的眼光一直灼熱地黏在我的背上，到我悄然離去時爲止。

那夜，我魂不守舍地放棄了小提琴功課，沒有寫稿，藍色的眼睛縈繞著我注視著我！

我失眠。

× × ×

我做了愚蠢的事情；相信了一個不可靠的朋友，我將自己的精神困擾告訴了大可，那是我遇到了「藍湖」四天以後，大可聽了就猛力拍一下我的肩膊，輕浮地笑著：

「你呀……你糟糕嘍，這叫情網恢恢，疏而不漏！」

大可說我糟糕，在我自己想來，應該不是情感上的紛亂而是生活上的困窘，那時候我沒有固定收入，得靠每星期賣出一篇小說才能夠生活和繳交小提琴的學費，而且我孑然一身到處流浪，活像個吉卜賽！

愛情是我所嚮往所需要而又未曾接觸過的東西，我的純潔的心靈初次敲叩情感寶庫的門扉，就這樣苦樂不辨，得失不計地私戀著一位我未曾眞正認識的女人。

大可那時候已經有了未婚妻翩翩。

我和大可翩翩是常常聚首的，翩翩很漂亮可愛，常愛做色素淺淡的打扮，純潔得像個仙子，只是她有烏亮的眸子，沒有藍湖一般令人迷惑沉醉的眼睛。

但大可的審美眼光總算是不錯的，翩翩出落得苗條動人，婀娜多姿，而且充滿富貴氣息，跟大可的英俊豪濶，眞是異常登對相襯，翩翩雖則已二十歲了，但仍不脫一般少女的活潑天眞，一聽大可說我私戀著一個女人，便鬧着要求我引帶他們去看一看她。

我無法推辭，再說，由於幾天不見藍湖，自己心中也宛如打散了一窩螞蟻，煩躁不安，情緒起伏不已。於是我和大可翩翩就醉翁之意地喬裝顧客，到百貨公司去了。

大可眞是鬼計多端，他一上前去就一見如故地對藍湖說：

「魏小姐，你幾時到這辦事？難怪我們許久不見你了！」

她驟然露出錯愕之狀，但隨即深沉地望了我們一眼，彷彿已經捕捉到大可的用意，便用一種職業性的微笑回答道：

「對不起，也許魏小姐有點像我，但我叫朱絳瑤……」

「噢——？」大可故作驚異：「奇怪，奇怪，」他轉向我們說：「你們看朱小姐跟密絲魏不是長得一模一樣麼？對不起，對不起，我認錯人了。……」

你看大可表演得維妙維肖，弄得我與翩翩呆在一旁，不知所措，我心裡不禁暗罵一聲：「那來的魏小姐？白日見鬼了！」

此刻大可乃裝作瀏覽貨品似的，而藍湖已深深瞟了我一眼，令我神搖魄蕩！

她傳遞給我的眼語；我應該詮釋爲：

「我曾經見過你，我有了印象。」

這個場面上我也不能兀自無禮地對著她凝視了，心中正找尋着我所需要購買的東西，便開始走動，到各貨物的陳列部門巡視一番，因此也就撇下大可與翩翩。

我原係無心購物，豈知巡行一週，回到朱絳瑤的部門的時候，大可和翩翩已經跟朱絳瑤娓娓而談，似乎很熟絡了。

大可買了半打襯衫，翩翩購了幾色唇膏和眉筆，我們就一塊離開。

步出正門，我回首一看，見到朱絳瑤滿懷心事地竚立著，癡呆地朝我們的方向遙望。

我們三個人擠在汽車的前座，大可瀟灑地操縱著駕駛盤，嘴裡吹着輕快的口哨，半晌就停止了，似乎自言自語地說：

「眞漂亮，眞漂亮……那對眼睛……唉……！」

他竟當着翩翩面前讚嘆不已，我不禁偷眼看翩翩，翩翩的臉上毫無表情，眼睛向前方直視。

「她跟你們談了些甚麼？」我問翩翩。翩翩忽然神秘一笑。

「這回你得請喝下午茶了。」她嫵媚地說：「她向我打聽你呀！」

「可以，可以，」我說：「一言之貶褒，關係重大，她查問我爲麼？」

「多嘍，多嘍，」大可插嘴：「她問你的姓名，職業……她以爲你是個音樂家。」

「那你怎麼說？」

「我說你是作家，連你的筆名也介紹了。」

「她還說甚麼？」

「她很感興趣，可是她說你的作品太沉鬱悲觀。

我就說那是你的特色，你的優美的風格就隱藏在悲劇氣氛中！」

聽了大可的話，我感到朱絳瑤對我的瞭解雖然不夠深切，但却也自有她的看法和欣賞的角度。

喝英國式的下午茶不過是一種習慣和排場，實際上毫無韻味，我們只是藉以閒談一陣，銷磨了一段時光也就跟大可和翩翩分手了。

× × ×

絳瑤和翩翩很快便做了朋友。

我不明白那究竟是大可在幕後策動的計劃呢，還是由於翩翩經常去購物，和絳瑤接觸得多了自然產生了情感的投契而成爲朋友。

翩翩的個性單純，胸無城府，誰知竟由此而醞釀了日後的轇轕，替悲劇掀啓了序幕。

但她的用意原是爲了我，經常替我和絳瑤製造見面的機會，也常在絳瑤面前對我的才華備加讚揚，說我是個眞正看淡名利而醉心藝術的人，綜觀她的一切，是頗有爲我與絳瑤從中撮合的苦心的，而我也開始專心追求絳瑤，我也獲得了一個安定的職業，有了固定的入息，一面利用餘暇繼續寫作。凡是屬於經濟上，情感上以及儀表方面的弱點我都竭力改善。

愛情原是令人鼓舞振作的力量，我竟然揚棄了以往一切頹廢消極的習慣，將生活整頓得井井有條，朝氣蓬勃地向著理想邁步。

但愛的授受并不單純，在一年多相偕爲侶的日子裡，登山臨水，遨遊名勝，固屬美煞旁人而私心竊慰。

可是我漸漸發現絳然的個性異常複雜，而且城府很深，令人難於揣摸，加以她屢番處心積慮地製造一些類似陷阱一般的事件，用以考驗我對她的忠誠，有時又故意對我淡漠而熱烈地向別的男性表示親暱以探測我的忍耐和挑逗我的嫉妒。

這就令到我的情緒時時受了她的操縱愚弄而迭起變化，情感遭受長期的滋擾，我就變成煩躁不安，喜怒無常了。

愛的鏈鎖，情的鞭撻使我備受變相的精神虐待。

我想：絳瑤假若不是絳瑤而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女人，沒有那對藍色的深湖一般美麗的眼睛，我一定不願意捱受那些痛苦，也必然掉頭不顧，拂袖而去！

但在絳瑤面前，我的驕傲消失了，我的自尊心瓦解了，我的才華也平庸了。

這就是愛！

我不明白歷史上的大情人唐璜和嘉沙諾哇是怎樣去愛和被愛的，我的愛却是默負得太多與太重了！

而我是否在被愛還是個未揭曉的謎。

有一天，我仰臥在植物園的綠茵上枕着手掌，聞着花香沁人，望著白雲浮動，聽著鳥聲啁啾……

我抽著煙，心裡想起一些詩歌，想到小提琴，想起酒……

絳瑤伸着豐腴修長的腿，姿態優美地交疊著，坐在草地上，用藍色的眼睛從正面悄然無語地凝視我；

「你是不是常愛替漂亮的女人起名字？」她嫵媚地把馬尾裝的髮型解散了，輕撫著讓頭髮披在肩上。

「是呀，」我說：「但只限於我在撰寫的小說中。」

「沒有例外嗎？」

「有一次例外，那是妳。」

「翩翩說你第一次見到我就叫我做藍湖。但後來你却不會正式把這名字送給我，爲甚麼？」

「因爲我發現藍色的湖是夜的湖，深湛的湖，危險的湖。」

「那麼，你在考慮收回這名字？」

「太遲了。」我逼視著她說：「我已經喪失了那種能力。」

「你怎麼會？」

「因爲我已經付出了。」

「你付出了甚麼？」

「愛情。」

她忽然放蕩地大笑起來，笑得渾身抽搐顫動，後來她鄙夷地，兒戲地問道：

「哪你想收回的是愛情嘍？」

「不能收回，只能交換！」

「交換是卑俗的字眼，」她說：「它是商業性的，有對比估値，互索代價的意味，你是藝術家，應該懂得用『奉獻』代替『交換』，不信你試想想：李白杜甫寫了詩篇，斐多文創作了樂章，蕭邦和珀加尼尼演奏了音樂，都是奉獻世界上有甚麼東西可以配跟這些偉大的傑作交換？」

絳瑤的見解令我欽服心折，我說：

「絳瑤，我已奉獻了我的所有，但是你奉獻了甚麼呢？」

她怔怔地瞟我一眼，又環視週遭的一切，彷彿在尋求一個屬於她私有的，可以放縱的天地。

濃蔭蔽日，清泉潺潺，天地是寬濶得又自由又清靜，藍天與樹木構成了世外的屏障，鳥兒含羞地飛去，猿猴靜止了啼聲。

絳瑤驀地伏在我仰臥的身體上、熱烈地吻了我，擁抱我：「我愛你……」

她喘息的聲音是輕微的，但那股力量直抵天門！

× × ×

三個月後，我被公司調職到很遠的分行去。

雖說在職位上是陞了級，但我心中很不願意離開絳瑤，很想辭職重新過我以往的自由職業者的生活，我將這意思跟絳瑤討論，但她却鼓勵我接受調職，同時認爲這是我步入安定幸福生活的開始，我應該多賺錢準備將來結婚。

於是我終於決定暫時離開絳瑤，以後再計劃兩人重聚的辦法。

大可和翩翩居然隆重其事地爲我設宴餞行。宴會的氣氛很輕鬆，我也記不起當時談了些甚麼。只記得當晚天氣很燠熱，喝了酒幾個人就乘大可的汽車去兜風，在車上獲悉翩翩已考到了第八級的鋼琴，我就向她道賀一番。絳瑤沒有聽過翩翩彈琴，於是大可就把車開到翩翩家去，由翩翩彈奏了一些李斯德，柴可夫司基，以及巴哈的作品給我們欣賞。

絳瑤對翩翩的音樂造詣大爲激賞，我亦對這位富家小姐的藝術成就感到心折，不禁想到一個人如果沒有愛情，不識藝術，人生也不過是一座荒涼的死城！

× × ×

我通常每星期都收到絳瑤的信，我則寫得更勤，幾乎三天兩日就寄信給她，但這種情形只維持了兩個多月，絳瑤就忽然不再給我一點音訊，我寫信去她也不回覆。

我開始坐立不安，疑慮重重，而且工作情緒也壞極，正想告假回去看看到底發生了甚麼變化。

那天我剛剛起草着請假的信，公司裡的工友就進來說會客室裡有位小姐要見我。

我一時猜不到是那位小姐，後來竟猜想也許是絳瑤來了，她說不定故意令我驚喜一下呢。

豈知一見之下，竟是翩翩！

「翩翩。」我非常詫異：「只妳一個人？大可呢？」

「他……」

言猶未盡，翩翩的眼淚就奪眶而直瀉。

我即刻感到事情已經非常嚴重，急促地問她：「他……他怎麼了？」

「他結婚了，跟絳瑤！」

「啊！」我發瘋地喊叫，一時只想到不可能，不可能！一百萬個不可能！

我遭受這突如其來的打擊，頓時呆了！連痛苦，悲傷，憤怒等情緒也找尋不到。

此刻我似乎迫切地需要一瓶烈酒，加上一支手鎗或一把匕首，我要跟大可和絳瑤同歸於盡！

但是眼前只有楚楚可憐的翩翩在哀哀啼哭，我開始慢慢感到傷心，空虛。

我用十分鐘的時間來平復我的激動的情緒，勸自己安靜地聆聽翩翩的伸訴：

「上個星期，我跟大可找律師解除婚約，到了前天，他們就結婚了。」

「妳沒有努力去阻撓，去挽救？」

翩翩揩着眼淚說：「值得我去阻撓，挽救嗎？一個人變了心，我還去嫁他？」

「那麼，妳將如何？」

她忽然向會客室的四週張望了一陣，看看只有我和她在一塊，便眨眨眼睛，堅毅地說：

「我要報復！」

「怎樣？」我不瞭解。

「我們結婚！」

「甚麼？」我一時感到不知所措，也懷疑我聽錯了她的話。「妳是說，我跟妳結婚？」

「唔！」她態度認眞，一點不兒戲：「有甚麼不可以？」

我沉吟半晌，只感到悲哀，悲哀，無窮無盡錯綜複雜而又滑稽可笑的悲哀！

「不要衝動，翩翩，」我說：「我不適合於妳，我也不配。」

翩翩睜大烏溜溜的眼睛，失望，空虛，渺茫地向

我瞪視。

我很懷疑她此刻的情感，一個傷了心就會亂找安慰，空虛了便會隨意找塡補，眞實的感情與需要都受了蒙蔽。

翩翩雖然很漂亮可愛，但是我不能愛她，我也講不出理由，至少我不願意翩翩在傷心，失戀的時候拿我做代替品。

我坦白向翩翩說明我的意思，我又說既然絳瑤可以拋棄我，我可能就是一個本身有很多缺點的人，不值得愛！

這時時翩翩已不再流淚，聽我這樣說，她竟破涕爲笑；

「你對自己的感情很忠實，」她說：「我喜歡你！」

那夜我到旅館租了房間給翩翩用，翌日我的請假被批准了，但我沒回去找大可和絳瑤，一個禮拜的假期全被用於陪伴翩翩去遊覽風景；釣魚，游泳和跳舞。

傷心人對傷心人，苦中作樂，居然也互相安慰一番。

一夜，我跟翩翩喝了酒，我擁著她婆娑起舞，她的臉孔依偎在我懷裡：

「有一天，」她輕輕低訴：「你會愛上我的！」

「是嗎？」我心裡却在想絳瑤：「我不知道。」

「或者我應該說；有一天我會先愛了你。」

我默默地隨著音樂旋舞，無動於衷！

我在想；愛是甚麼？我眞想狂笑一陣，笑到我流出眼淚爲止。

到我銷假的前一天，翩翩才乘飛機回去。

過了不久就收到絳瑤給我的一將信：

「清波；

相信你對一切事實都知道了，勿怪大可，一切都得怪環境不好，坦白說，我愛過你，那是千眞萬確的，但愛是一回事，結婚又是另一回事，世界上最眞實的愛往往也是最痛苦，最不幸的愛！結婚却是必須跟幸福聯繫在一起，我爲了幸福，所以選擇了結婚，大可供給我一切豪華與奢侈，塡補了我前半世的貧困與缺乏，我要生活得痛快和富裕，也要供養和安慰我年老的寡母和弟弟，爲了這些，你該瞭解我的苦衷了吧？這次的事，大可心裡很不安，他說今後將羞愧於見你，但我答應他，由我負起全部責任向你解釋，求你寬恕，設若有罪，其罪在我而不在大可。讓我背負十字架吧，清波。

翩翩千里迢迢的去看你，我們都知道，你的境況一向不佳，也許翩翩比我更適合於你，讓我默祝你們幸福吧！絳瑤。」卑汚！可恥！下流！

我馬上把信撕成碎片，從高樓的窗口撒出去！

我去喝酒，喝得爛醉如泥，竟吐了一口血，病了！

痊癒之後，我辭了職，帶了稿紙和小提琴跟了一個歌舞團到處流浪了兩年。

但是兩年的流浪生涯中睡舞台，吃街邊，生病時就吞服成藥，和一切親朋故舊不通音問，歷盡人世的

辛酸苦楚，拼命折磨自己以求淡忘舊恨。

可是我越恨絳瑤就越想念她，不論晴朗天氣或陰雨時節，都無法終止我對她的懷念，而且愈來愈覺得自己的感情的熾熱。

後來我就寫了一支歌，譜上曲子，歌名叫「藍湖」。常常教團裡的樂隊演奏它，漸漸地這歌曲成了廣泛流行的名歌，實非我始料所及。

我既然對絳瑤思念日深，也就自然而然寬恕了她，諒解了她，以致連大可也不再是我憎恨的對象了，此時我才領悟到愛的眞締原是包涵著忠恕成份的。

到我安定下來，結了婚的第二年，大可就跟我恢復了友誼，往事不提，前嫌盡棄，我也衷心爲絳瑤的幸福而寬慰於懷。

翩翩聽說已嫁了人，我一直未跟她碰頭過，無從知道她婚後的情形，相信是過得很好。

但人海滄桑，歷歷前塵，如夢如幻！

計算起來，絳瑤也該有三十多歲了，以遲暮之齡，竟墮身歡場，强以色笑娛人，相信絳瑤自有之其辛酸之處和難言之隱吧！

然而，要怪誰呢？

追求金錢與追求愛情者，都同歸於失望。

所謂幸福也不是可靠的東西，也許它僅係一個水泡，一個慨念而已！

現在大可就在我面前，依然英俊，富裕，而且離了婚，沒有了約束，只要他喜歡，照舊可以呼風喚雨，縱情酒色，對於絳瑤，他好像毫無依戀和後悔，侃侃而談，顯得輕鬆愉快。

而我自問一無所獲，并且由始至終扮演著悲劇性的角色，却感到無限低徊，黯然神傷！

「你有沒有考慮過跟絳瑤復合的事？」我問大可，由衷的，摯誠的。

「我想，」他玩弄著酒盃：「那不可能。」

「那麼，甚麼是你跟我可能做到的，有助於絳瑤的事呢？」

他低首不語，從記事册裡檢出一塊紙片遞給我。

「這是她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我一看，竟是一家舞廳的卡片，不禁感觸萬分，唏噓不已！

「這，有甚麼用？」

「去看她，去看她，我知道她很想你。」

我揑著卡片，眼睛望向窗外的夜空，沒說半句話。

天上佈滿了星星，月亮還未升起。

夜是藍色的，我的心靈也是藍色的，此時此刻藍湖也許在另一個地方，依偎著別人婆娑起舞……

我的眼眶飽涵着淚珠，我側着臉孔，不願意讓太可看見。

但願絳瑤的眼睛永遠美麗，宛如深藍色的湖。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文壇憶舊★

戲劇家王紹清在檳城

■溫梓川■

一九三七年冬，有一天早上在梹城的報上，忽然出現了一則新聞，說是戲劇家王紹清夫婦由上海南來，于昨日抵梹，下榻于牛干多群賢旅館，並希望認識當地的文藝界人士云云。因此第二天晚上七點多鐘，我便以副刊編輯的身份去看望他夫婦倆。那時早已有不少的文藝青年在訪問他。我知道王紹清的名字，還是在上海演話劇的時候；他是戲劇圈裡的一個活躍分子，雖然還未有一面之雅。他原是歐陽予倩在廣州爲陳濟棠創辦「廣東戲劇研究所」時期的學生。學成後便到南京中央攝影場和張道藩等搞電影。抗戰發生後，他便避難南來。我和他雖然是初次識面，却有一見如故之感。他隨即將他的戲劇新著「亞細亞的怒潮」送了一冊給我。不過，我却覺得在言談中，有些話他却說得有點近于誇張，他說他跑過許多地方，最北他到過日本的北海道，最西他到過青海，現在却來到南洋。他雖然說他是福州人，却一句福州話也不會說，甚至也不會聽。

他到梹城不久，便推動了戲劇的活動；最初是輔友女學的陳慧卿先生找他排「夜光杯」。接着梹城閱書報社也找他排戲，籌賑祖國難民，結果他的確忙了一陣，爲梹城閱書社排演三齣獨幕劇，劇目是「可憐的菲迦」，「漢奸的子孫」和「父歸」。他派我飾「父歸」中的長子賢二，和「漢奸的子孫」的歹徒。他排戲很嚴格，一點不肯馬虎，台詞背不出不排，工作態度不認眞不排。本來我並沒有參加演出的意思的，那時我和梹城閱書社同人並不認識，自然沒有關係，我不過陪他去商談排戲演出的計劃和步驟。那天大約是下午三點鐘左右，剛巧劇本油印本已全部印好了，大家要對台詞，我坐在一旁聽他們念台詞。幾個演員先後念「賢二」的台詞，聲調語氣都不對勁，自然表現不出劇中

人物的性格和感情。他表示角色不對，須另外找人。主持人對他表示，找人並不容易，反正是公益事，演員不但沒有車馬費和點心費的津貼，而且還要捐錢充經費，最好能馬虎通融一下。他當下立即表示，甚麼事都可以馬虎，演戲却不能馬虎，如果找不到適當的人選，那末還是更換劇本較好。大家聽他這麼說都面面相覷。這時他似乎靈機一動，忽然對我說：「溫兄，你試念念『賢二』的台詞給他們示範如何？」

我接過劇本，便和他們對詞。誰知台詞對完了後，他便對他們說，「還是找他客串演出吧！」就這樣要我担承了下來。這齣戲在我是舊戲重演，駕輕就熟，因爲我在上海時就演過二次。第一次是由顧仲彝師導演，第二次是由洪深師導演的，可是排戲的工作態度却和他完全不同。他排戲時，要你表情，要哭的場面，一定要哭，不是裝哭，而且要眞的哭。我覺得他未免矯枉過正，心裡很反感。每排一次戲就要哭一次，實在吃力。我們對他建議，現在排戲，排場面和部位就好了，等到彩排時才表情還未遲。可是他却獨持異議，他說等到彩排時才發覺演得不對勁，已來不及改正了。他還告訴我，袁牧之演「賢二」的戲也是這麼排的，所以袁牧之那次在南京的演出非常成功。當時我的心裡的確有點惱火，也有點懊悔。惱火的是他的矯枉過正到近似故意爲難我。懊悔的就是我自己孟浪，輕意答應演這個角色因此我很想中途退出。有幾次排戲時，我却藉故缺席，後來快臨近彩排時，我才勉爲其難不再缺席，認眞地排練。

等到彩排演出後的當天晚上，他興冲冲地和我握手，當面恭維我演得很不錯，比之袁牧之的演出也毫不遜色。他相信公演時，我還會演得更出色，更精彩。不過，我却相信他無非是鼓勵我的一番好意罷了。

我因爲演了這齣戲，致使許多識與不識的朋友知道我會搞戲劇。後來竟給鍾靈校友會邀我組織戲劇組，排演多幕劇，籌賑中國難民。這時柝城另外有一群比較急進的青年，也組織了一個「今日劇社」。他們找王紹清給他們排戲；我自然不知道，等到我和他商量鍾靈校友會要演戲，却因爲一時找不到女角；要他介紹一個最好只有一個女角的劇本，或沒有女角的劇本，他當下向我提議演果戈爾的「欽差大臣」。女角只有一位，他的太太杜枝可以帮忙担任，希望我把十幾個男角找齊，印好劇本，擇定日期開始工作。

誰知道諸事俱備，到時他却表示他的太太不要排這個「戲」，弄得大家面面相覷。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受了別人的左右，挑撥，不願意爲我們排演多幕劇，以免我們出了風頭。不久，「今日劇社」演出他排的「放下你的鞭子」和「最後一計」，便掩旗息鼓了。他也因此而獲得該社的同人的介紹，到大山脚日新學校去當校長了。後來籌賑會舉行盛大遊藝會時，他却特別編了一齣「愛國罪犯」，爲鍾靈校會參加演出。該劇只有二個角色，佈景也很簡單，只是一個監房。他自己飾「罪犯」，我飾「警察」。每次排演，他都要我重重給他吃耳光，打他，踢他，無有介事的，可見他對戲劇認眞的態度。從這次演出以後，他再也不到鍾靈校友會來了。

他雖然始終沒有爲我們排演過多幕劇，但是我們並不灰心，也不甘示弱；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們決定排演「雷雨」，沒有女角，我在自己所認識的女朋友群中物色。畢竟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在大山脚日新學校找到了演「繁漪」的蘇爾琪小姐和演「四鳳」的陳固治小姐。後來又找到在輔友女學演「夜光杯」的老媽子的梁茂香小姐演「魯媽」；女角的問題總算解決了，在校友當中担任角色的，有梅振乾飾「周冲」趙兆福飾「周平」，梁潤洲飾「老僕人」，我自己飾粗線條的「魯大海」，畫家鍾白木飾「周樸園」，「魯貴」則是由那時剛由北平清華大學畢業回來的楊知禮担任，他和曹禺同學，看過他排的「雷雨」，幸而這幾個角色的人選，都有舞台經驗，陣容也頗不弱，導演則由楊知禮和我分担。

「雷雨」演出的那天，剛巧戲劇家吳天，從星加坡到梹城，王紹清夫婦邀他一起來看戲。事後，他表示我們的演出很够水準，成績非常優異。吳天原名洪維清，是創造社「洪水」半月刊的編輯洪爲法的弟弟，是江蘇蘇州人。吳天寫過不少劇本，他的「春雷」，戲劇效果不錯；抗戰勝利後，我曾排演過，這是後話。後來吳天率領星加坡的業餘劇社到梹城來演「日出」，推動甚麼「戲劇運動」，簡直有點大言不慚。其實我們在梹城已經先後演出了「人之初」，「迷眼的沙子」等七八齣多幕劇，他還要說甚麼「推動戲劇運動」之類的話，我們都是二十五六歲的年青小伙子，少不更事，自然年少氣盛，全不服氣。那天「日出」的演出，却發現了撑佈景的鐵枝沒有帶來，要向鍾靈校友會商借，校友會戲劇組同人因爲他們態度不遜，傲氣凌人，他們却一口拒絕。結果公演兩晚，都是臨時僱人以人力撑住佈景板。

我們從「雷雨」和「人之初」先後演出後，王紹清也時常到鍾靈校友會來走動了。但這時期他却排不出甚麼戲劇，只是在大山脚日新學校的遊藝會上，演出了幾齣獨幕劇，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而已。郁達夫「三宿梹城戀有餘」時，他却興冲冲地從大山脚跑來梹城，邀郁達夫一同到上海照相館去拍了一張合影相。

他的太太杜枝是一個國立音樂專門學校畢業的歌唱家，她的歌聲很好，音色也很悅耳。不過看樣子，她年紀很輕，比王紹清要年輕得多；那時王紹清已經三十多歲了，她才二十二三歲左右，還梳了兩條小辮子，看起來，簡直就是老夫少妻，非常不相稱。他夫婦倆和我們暨南同學袁叢美很相得，常常在我面前提起這位被人譽稱爲「天脾導演」的袁叢美，總是讚不絕口。杜枝還對我表示，說我的舉動是屬于粗線條，對我在一個地方，一個機構裡能够供職七八年久，她認爲是很有耐性的。他們在日新學校只教了一年書，便到星加坡去了。後來我又看到她替銅鑼音樂團灌了幾隻唱片，如「松花江上」等抗戰歌曲。不過使我覺得可惜的，便是她最喜習的她最崇拜的音樂家黃自的作品「山在虛無飄渺間」，却沒有灌唱片。

日軍南進前，他夫婦倆已回到重慶去了。抗戰勝利後，我接到他從南京寄來的一封信，追要給他作覆時，已他去了台灣，直到現在，據說還在中央攝影廠工作，屈指算來，他應該是垂暮之年了。

生的祭禮

■宋子衡■

如果說生命是一種高貴的祭品，那麼，就果敢地將它奉獻吧！

禹仁從工場回來，順便從街上買了一些糖菓帶給孩子們，四個孩子——二男二女，三個已健步如飛，一見到父親帶着零食回來，歡天喜地地迎上前去，嘴裡一面「爸爸」喊個不停，一面各搶着心愛的糖菓。妻子幼蘭也迎着上前，關懷地慰問着：「今天累了吧？」

「算得了甚麼，妳看，孩子們多快活，妳快活嗎？」

幼蘭點了點頭，且笑得那麼快樂，那麼的眞實。這輕輕的一笑，淺淺地掛在嘴角，禹仁就是從這笑容得到了無限的啓示和鼓舞，堅强了他面對現實的生命力。幾次他們的生活會經陷於湍流之中，當他看到了幼蘭對着他微笑時，他那弱下去的生命力又充沛起來，不屈不撓地幹下去；當然，他是爲了怕這微笑會失落去，這微笑失落，他就沒有信心和快樂了。

「晚飯已備好了。」幼蘭說着。

「就來了，你們先吃吧！」說着上了浴室去。

禹仁和幼蘭的婚配雖說是由媒妁之言撮合的，但在婚後却培養出一份很深厚很眞摯的愛情來。禹仁是出生在一個不幸的家庭裡，父母在很早時就把他棄下了，他只好依靠着兄長們過活，還讀了幾年小學。由於兄長們不時對他的欺凌和虐待，使他的個性養成了容忍和倔强，以及思想上的早熟。在十五歲那年，爲了自己的前途，他就決定要自立了，覺得寄人籬下，總不是法子的；於是胆怯怯地闖進了社會的門檻，他的意旨是只要能够維持他自立的，他甚麼都想做。就

從小伙計開始，日子是過得挺順利的，年紀逐漸長大了，對生活的企求也逐漸的擴大了，可是沒有文憑，在這個社會中想立足，可就感到很困難了，於是只好出賣勞力，當個跟車員，這一拖就是幾年，接着又當了駕駛員。一天，惟一憐憫他的姑母，向他滔滔不絕地說：

「禹仁，廿四歲都快滿了，你該對將來有所打算，你可曾聽老長輩們總愛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嗎？這些年來，你也儲了不少錢，等姑母給你揀個親，娶回來也好光光門楣，瞧你的那些兄弟，都不務正業，一無所長，我做姑母的也懶得認他們爲侄兒，想想呵，禹仁，這是人生大事。」

禹仁對他姑母的這番話是頗聽得入耳的，他也就答應下來了。一切進行事宜由他姑母做主，相一相親覺得滿意，就討了回來，那就是幼蘭，人樣雖說不上怎樣美，却很懂得婦道，既那般賢淑，又那般的溫柔體貼，所受的教育也比禹仁高。

禹仁開始嘗到幸福的滋味了。在這以前，他常是孤獨的，陪伴着他的就是那份深沉的寂寞，他在寂寞中成長，在寂寞中成熟。現在他對自己的生命有另一種估價，當他娶到幼蘭這麼一個賢淑的妻子，即刻改變了以往他對人生的觀點，拋開了那些沮喪、苦悶和缺乏樂趣的種種想法。現在他要在幸福的新生活中，孕育出一個五彩繽紛、充滿理想的人生來，即使是路途坎坷，他也要去奮鬥的。

婚後，他們由生疏而逐漸地進入了瞭解，時間在他們夫婦倆的中間已築下了一道不可攻陷的愛的堡壘，他瞭解幼蘭，幼蘭更瞭解他，在一個晚上，他倆在窃窃私語，互訴着他們的心願。

「幼蘭，我不知怎樣感激妳，妳給我的實在太多了。」

「我們是生活在一起的，有甚麼不可給的；這也只不過是人生的一部份責任，你需要的還很多呢？」

「是的，還很多，但我怎敢再對妳苛求呢！」

「愛是奉獻，只要你我能够忠實地幸福地聯繫在一起，別說甚麼，就是生命我也給。」

「我不會辜負妳的，幼蘭，我的生命也屬於妳的。」

「禹仁，有一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妳不說我怎會知道。」

「你不知道我就不講。唔；就是……那個已經不來了。」

「眞的！姑母她曾經說甚麼甚麼無後爲大的，明天我就告訴她。可是，幼蘭，我整天忙着開車，要誰來照顧妳？」

「你老把人家當小孩看！我這個樣兒難道不像母親？」

「我總不放心。」

「不要再爲我操心了。」

「明年的今天，我就要儘早趕回來，在小亞答屋前逗着小乖乖玩，妳說，幼蘭，這樣快樂嗎？妳這樣想嗎？」

「開心的事誰不想。」

他小倆口喋喋不休地談進夢鄉去。

充滿期待的幸福日子，過得特別快，在他倆的生命裡，已增添了一個小生命，雖然是個女的，禹仁也總是樂得不可以言語形容，當一開車回來，總愛把在搖籃裡睡熟的小女兒吵醒，哭了就索性把她抱在懷中，想逗她笑，幼蘭看了也不禁笑了起來。

「還未滿月，就要她笑，眞是個傻父親。」

「哎！說是的，還沒給小寶貝取個名，妳看名個甚麼的？」

「你取吧！」

「我取的不外是亞梅亞花之類，還是你取的恰當，要有一點含意的，我只會講，但我不懂。」

「就取個……就用你說的梅，現在還是春天，就叫春梅。」

「俗了一點？」

「春是新的開始，梅的品格淸高，多有意思。」

孩子在晚上雖然經常哭鬧，但禹仁並不感到煩厭，反而覺得在他的生命中多了一種激動的聲調，一聽到哭聲，就想到一個生命的誕生，一個生命的成長；總之，一個生命是珍貴的，無價可估的。他又在他的生活中擬就了新的藍圖，準備着以全生命去奉獻給下一代和幼蘭。

在孩子的啼聲中，時光過得使禹仁覺得就是一場夢的那般迅速。再一年的春天，他們之間又增添了一個小生命，這回是個男的，他感到有些高傲了。在舊觀念中，都認爲男的才能傳宗接代，女的長大了總要陪着妝奩嫁了去。禹仁也當然有這種舊觀念，他笑得攏不上口！但在這種歡樂的氣氛中，却已潛伏着一層淡淡的憂慮；那就是禹仁感到生活的担子，就將失去了平衡，以他目前給人開車的待遇，似乎已不足够維持這個家庭了，他和幼蘭商量之後，決定放棄開車工作，改做些小生意，他心裡意，做點小生意，收入也許會比固定的薪金好；何況又能够多照顧家庭，疼疼孩子，對這小家庭也會多添些溫暖。可是，在現實的環境中，他遭受到第一次挫折，這是他人生行程的第一趟，他的小生意宣告失敗了。遭遇這次打擊後，他突然對生活有點畏縮了。有一天，他垂頭喪氣地在想着一些問題，幼蘭也看得心裡不安，於是便開口安慰他：

「禹仁，算了吧！我們到底是要生活的，應該要面對現實，沒有適當的工作，打些散工也好，我也可以替人家縫一些衣服，這樣不就可以維持我們四口子的生活麼？」說罷她的嘴角掛上了一絲期待的微笑，禹仁也有所感觸地笑了。

「妳放心，幼蘭，頹喪是一個初嘗失敗的人常有的事，我不會感到消極，我一定要看着妳和孩子們都得到快樂。」四道充滿着新希望的視線長久地凝結在一起，他感激她給他的啓示，她感激他給她的深愛。

一對患難的夫妻在生活的激流中掙扎着。禹仁在建屋工場做散工。幼蘭除了照顧孩子，一有空暇就趕着給人家車一些衣服，這樣雖然說是清苦，但在他們

的心中，整個家庭還是瀰漫着溫暖的氣息。當禹仁看到正在牙牙學語的孩子，和幼蘭對着他微笑時，就即刻忘却了一天的勞苦。可是他想到幼蘭要照顧兩個孩子，又要爲他多賺一些錢；心頭上確是有些兒痛苦的感覺。

「幼蘭，妳太辛苦了。」

「不，一點都不，你呢？」

「我也一樣，妳瞧，我不是很快樂嗎？」禹仁情不自禁地摟住了幼蘭，輕輕地在他耳邊說了一句：「只要妳快樂。」

生活在眞愛裡頭，苦也是甜的。禹仁和幼蘭夫婦倆就是依靠着這份超脫一切的眞愛，在和生活展開搏鬥和掙扎，他們要在痛苦的生活中創造出美滿的人生；說生命對人生是一種祭品，就得果敢地將它奉獻。他們毫不猶疑地在進行着這種祭禮；爲了生活，爲了下一代，爲了眞愛。

在僅足溫飽的日子裡又渡過三個年頭。他們的孩子也由二個增到四個了。禹仁已被生活的烘爐磨煉得像個人乾；風吹雨打，陽光的曝晒，在他的膚色上濃濃地鍍上了一層黝黑的光澤，這更顯示着他的勇敢和剛强。幼蘭的青春被煎熬得已有些腐褪的痕跡，但在禹仁的心中，她的美是永恆的，不朽的；只要他能够活多久，她就美到他生命終止的時刻。

「想不到辛苦也能够被驅退。」那晚黃昏剛過，禹仁一面看着幼蘭輕巧地在踩動着縫紉機，一面哄着孩子，聊起天來。

「是嗎？事在人爲，苦能够來，也當然可以趕走。」幼蘭回着禹仁說。

「一生就是四個，若不是妳指引着我，想我早就成個現實的逃兵了。」

「向現實低頭，連稱懦夫也配不上。」

「幸虧我們對生活有着共同的信仰，只要能妳快樂，怎樣也要幹下去，是嗎？」

幼蘭又只是嫣然一笑。她接着又告訴禹仁她已有了第五個，他點了點頭，沒有甚麼驚奇的，反正他已經苦慣了。

在那個中秋的夜晚。到處有五顏六色的燈籠在搖幌着，天眞無邪的聲浪迴旋於燈影裡。誰知在這歡樂的節日裡頭，却有一幕悲劇在醞釀着。幼蘭有了身孕，又要爲了生活而日夜操勞，終於流產了。禹仁把她送進了醫院，醫生說已失血過多，需要進行輸血。這是一個生命存亡的重要關鍵，禹仁毫無猶豫地輸了兩瓶血。

「幼蘭，妳不會有危險的。」白色的鐵架，倒懸着一瓶血，連着一條長長的塑膠管，下端以白紗布纏在幼蘭的手臂上。禹仁看幼蘭清醒着，在一旁安慰着說。

「死並不是一種威脅，我已經盡了我的力量。」

「幼蘭，妳不會死的，沒有妳，我活不下去。」

禹仁像在祈求地說。

「爲了孩子，你應該更堅强。」

「可是，我……我……」

「不要太自私了，孩子們也一樣需要你的愛，你應該給他們的。」

護士終於把縣着只輸了一半的血解了下來，禹仁的神經痳痺了，只呆呆地凝視着幼蘭青白色的臉孔；她是那麼的安祥，那麼的果敢。他眞不相信幼蘭在此刻就會永離了他。是的，那嫣然一笑就此歛收了，失落了；可是，她的精神，她的靈魂，却仍奮棲息於禹仁的生命中，永恆地。

在一個新墳上，禹仁奉上了一束鮮花，默默地哀禱着。

「安息吧！幼蘭，我也會一樣把生命去奉獻給人生，給下一代！」

幼蘭就這樣長眠黃泉之下，一個果敢的生命奉獻去了。禹仁在人生的旅程上又遭受到一次重大的挫折，他雖感到非常的孤獨和痛苦；但幼蘭的精神和愛仍存在於他的心間，他仍有着一份毅力潛伏着，他要繼續奮鬥，讓孩子們能在失去母愛中仍然得到原有的愛和快樂。禹仁把四個孩子寄養在姑母那兒。他姑母曾多次勸他續絃，但他意志堅定，表示不願再娶。在他心靈上，幼蘭還未會死去，死去的只是幼蘭的軀體而已；他要讓幼蘭在天之靈知道，知道他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堅强和果敢，把全部的生命奉獻給了下一代。

一年一年輕易地過去了。他從工場又轉去開車。每當在他開着高速度的車時總這麼想，把着車盤就像把着自己人生的舵一樣，那麼的穩定，那麼的熟練，又這麼想，只要全神貫注，一切都會很順利的。

孩子們在逐漸的長大，他也在逐漸的蒼老；不過他感到無限的欣慰，他已盡了他全部的力量，把生命完完全全的祭獻給了下一代。那晚，他精神萎靡地對着孩子們說：

「生是創造，不單只爲着自己而創造，而且也要爲別人而創造，且隨時隨地都要準備着把生命去奉獻給某一種信仰，這是偉大的生的祭禮。看，你們都成長，而且覺得溫暖和快樂，我就是靠着這一點給你們的！」

禹仁說完這些話後，又準備着去趕開一班夜車。

瑪戈著

歐洲藝術名勝巡禮

這是一部十分特出的遊記，曾在本刊連載兩年，現已出版。

定價 二元

黃崖著

仙戀（長篇小說）

出版者：新文化事業公司

定價每册一元五角

大浩劫

■賴敬文■

我讓你在衆草低眉的子夜
痛楚地垂首，並且懊悔
唉，大浩刼
我們記得，在風雨中
甚至大海，那個不安的老人
滿懷狂浪滿懷急暴的嘯聲
但他會比你更安全的
所以浪花的眼睛睜得狠狠
所以大海能夠嘲笑
你想，結局
唉大浩刼
我求你，且允許我問你
如何去看如何去聽
你的面貌及聲音？
就是多醜多惡的期待
我感謝你，如果讓我合十
沒有一輪圓光也好
如果能夠咀咒
可容我從新背過大悲咒？
這樣倘若我們眞的掩上雙耳
並且閉上雙眼
誰能代爲憐憫？啊
死城，死城唯一親切的
只是戶內氾濫的全黑
那是我們的飢饉
又是病患
又是掙扎和無助
除了太陽忘了早上的功課
忘了我們是盛開過的向日葵
星光也老在入夜後
黯然閃在戶外
大浩刼外可哭過先哲的期待？
陣陣的風是陣陣聯想
你想黑蝙蝠群群被嚇出廟匾後
沿着每道街巷，我們看見
小狗們孤獨地尋覓牠們失去的吠聲
而且嗅着昂貴的人血
不必吃驚呀不必想起你的回光
或者會有一雙趕裁喪服的手
像臨死前的蛇尾在抽搐
唉大浩刼大浩刼
多少情人的纖手
從此爲你改握凄涼的垂柳絲絲
多少雲鬢上的康乃馨竟被織成
雨後墳前束束善愁的花圈，啊
大浩刼……

後巷

■曹嵐■

一

在十字路口的轉彎處，收萬字票的大肥黃碰到平日的主顧阿根嫂，就死勁地纏住她。

「啊、阿根嫂，好久沒見了。」

「今天是萬字票期，可以不可以賒欠？」阿根嫂撒嬌地問。

「喲！阿根嫂。」大肥黃也學了她的語氣說：「你已經欠了我好幾百塊了呀！這一次，說什麼的也不可以給你賒欠了。」

「要不，我不賭好了。」阿根嫂瞟了他一眼，提了菜籃就想走。

「喂，慢點，慢點。」大肥黃走前擋住去路：「這一期給你欠好了。可是，你別忘了這幾天，拿點錢來還。」

大肥黃嘻皮笑臉地說，眼睛貪婪地往阿根嫂的臉部與胸前溜來溜去，阿根嫂本來長得漂亮，雖然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但身段臉色，還彷彿是一個待字深閨的姑娘。

阿根嫂給大肥黃這一看，臉色泛紅了起來，撲嗤的笑出聲：「死鬼，你不認識我啦？說正經的，快寫收據給我。」

「呵！」大肥黃見她的那一舉一動，已是逗到了

使自己迷醉的程度，他沒有聽見她說什麼。「我說呀，阿根嫂，你阿根眞的是太幸福了，娶得你這麼一個又甜又美，人見人愛，會說會笑的太太，可不知是幾世前修來的福氣呢？」

大凡女人，都愛受人讚美。阿根嫂給他這麼一讚，眞得喜上眉梢，心花怒放，也顧不得旁邊有沒有行人，伸出雪白的手，輕輕地往他胳臂一拍，深情款款地笑着說：「你這人越來越叫人討厭，還不快把收據拿來。」

「慢着，慢着，就寫好了。」大肥黃給她一拍，就如電流通到他身上，震了一下，樂在心中，喜在臉上。他本來垂涎阿根嫂已久，但就從沒有使今天這一個機會——使她的纖手往自己身上一碰。

「阿根嫂，你又使我今夜失眠了。」大肥黃軟軟地說。

阿根嫂不解其意：「誰叫你失眠呢！你自己想東想西……。」她忽然停下，意會到了他話裡的意思。

「是呀！」可是大肥黃已經接下去了：「誰叫我一直在想你呢，誰叫你不變成我的太太。」

「死鬼！」阿根嫂舉手，又想拍他一下，但伸至一半，又縮了回來。她紅着臉說：「我要買菜去了。」

「好了，好了，收據就寫好了。」大肥黃把紙撕下，遞給她：「阿根嫂，幾時請我喝茶？」

「這一期中了再說。」阿根嫂領了收據，快步地走開。

大肥黃看着她那一扭一揑背影，玄想着她那窈窕的肉體。

二

賽馬完畢，萬字票公佈，但阿根嫂所買的那一個號碼，與報上所刊的差得遠遠。她很懊惱，怨恨命運爲什麼那麼不濟，買了幾年，從沒中過一元五角，而越買越大，欠了大肥黃也越來越多。

就如這一期，又欠了大肥黃七八元。她冷靜一算，連同以往的債，總共是六百五十元，這麼大的數目，叫她一個沒有職業的婦人從何還得起。

阿根嫂的丈夫，雖是一個樹膠公司的書記，但在馬六甲，兩百八十元，須付房租，伙食，以及兩個孩子的費用，還能剩下多少？

她本來想從每天的買菜錢節省一點還給大肥黃。可是省來省去，都無法省起。自己生性好賭，一次又一次賭下去，大肥黃的債當然越來越多。

大肥黃是個有耐心，懂得長線放遠鳶的狡猾人，她看到了阿根嫂的美色，就想佔有她。所以無論什麼時刻，只要阿根嫂說賒欠，他從不拒絕。因爲他知道，須要耐心的等下去，這一條小魚兒，終竟會上鈎。

現在已到了小魚上鈎但還未脫離水中的時候，大肥黃就開始他的第二步工作——催債。

萬字票的結果揭曉後，大肥黃每早都在阿根嫂出現的那一條小路上等她。可是，有時阿根嫂早一點出現，大肥黃遲來，有時大肥黃睡遲了，阿根嫂已經買菜回去了。所以一連等了三四天，都沒有看見她的影子。

大肥黃沒有氣餒，這一天，他起得特別早，跑到那小路口的咖啡館去放哨。八點左右，阿根嫂的姣麗臉孔出現了，但他沒有立即去阻截她，再過了大約半小時，阿根嫂買菜完畢，提了藍子回家，走到了那比較偏僻的所在，大肥黃立即騎了單車趕過去。

「阿根嫂，你早！」大肥黃好聲好氣地說。

阿根嫂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喚，嚇了一大跳，立即轉頭一望：「喲，大肥黃，你嚇了我一大跳。」

「是嗎，眞對不起。」大肥黃嘻皮笑臉地：「多日不見，你更加的動人了。」

「又是那麼的油嘴油臉。」她這一句似乎帶有譴責，但又似乎帶有一點情意。大肥黃聽入耳裡，想在心裡，好不開心。

「阿根嫂，又對不起你了。」他說：「有沒有辦法弄點錢來還一部份。」

「你是不是怕我跑掉。」阿根嫂不滿意了。

「不是，不是。」大肥黃立即搖搖手：「不過，我這些日子周轉不來，你知道，我欠了萬字頭整千元，現在催的緊，已經是到了非還不可的地步了。所以我求求你，這一兩天，無論如何，先張羅兩百塊錢給我。」

阿根嫂面有難色：「可是，我沒做工，我阿根賺得又不多，叫我從那兒弄兩百塊錢給你？」

「你想想辦法呀？」

「我有什麼辦法呢？」阿根嫂說。「你替我想個辦法好了。」

這一句話正中大肥黃之懷，他故意再賣一個關子：「叫我想什麼法子呢？」

阿根嫂沉思片刻然後說：「替我向你的朋友借兩百塊，還給你。」

「這個嘛。」大肥黃，搖搖小鬚，片刻方說：「好吧，我去試試看。不過，我沒有絕對的把握。」

「無論如何，你得幫幫我呀。」阿根嫂哭喪着臉：「要不然，人家催你，你又逼我，你叫我去跳河自殺。」

「不，不。你絕對不可以有那麼個念頭。」大肥黃安慰她說：「我會盡力想法子弄錢來。」

「那麼一切拜託你了。」阿根嫂說：「我要回去。」

「慢點。」大肥黃又喚住她：「假如張羅到了，你甚麼酬謝我？」

「到時候，你要什麼就有什麼。」阿根嫂走了一步又回過頭來說：「不過，到時候你所提出的條件，每一條都要有商量的餘地方可。」

「好，好，好。」大肥黃眉開眼笑，樂不可支。

三

大肥黃回到家裡，開始動腦筋。他想到，假如自己心中的那一個條件提出來，阿根嫂一定不會答應。假如直截了當地對她說出自己的要求，那更是太不好意思。

他想來想去，終於給他想出了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第二天，他笑迎迎地在路口，小聲對阿根嫂說：

「借錢的事，已經接洽好了，可是對方也有一個要求，只要你答應這個要求，可免去一個月八元的利息。」

「什麼，一個月八元利息！」阿根嫂驚奇了起來。

「可是，這是逼不得已的。」大肥黃也裝腔作勢地說：「張羅了好幾人，都不肯。只有這麼一家了。」

「這利息似乎是太高了。」阿根嫂若有所思。

「我說呀，阿根嫂，好歹幫我這個忙吧！萬字頭後天就要錢了，你不先還我一部份，叫我怎麼辦呢？」大肥黃訴苦說。

「可是，他的一個條件是什麼？」阿根嫂問。

大肥黃眼睛四處觀看了一會，然後說：「你知道，阿根嫂，你是我們這地區最漂亮的女人，這裡的男人沒有一個不談起你……。」

「不要拐彎抹角的，直截的說，他的要求是什麼。」阿根嫂討厭他的話。

「我的這個朋友的要求……。」大肥黃有點猶疑了，然他支吾了一會，終於說下去。「只要你讓他親一親，他就會把錢借給你，而且不用利息。」

阿根嫂一聽這話，滿臉緋紅，害臊的什麼似的，她急促了一會，心跳動的厲害。「他的要求眞的這麼奇刻。」

「誰胡說八道！」大肥黃靜靜地觀看她的神色。

「這件事情，我不答應！」她毅然說。

「可是，你不答應，你從那兒去借兩百塊，你叫我這幾天去自殺。」大肥黃哭喪着臉：「阿根嫂，我說，你無論怎樣也得答應他，幫我這個忙，你知道，一年多了，我從未向你討過債，只這一次吧，我實在是走投無路，沒法子了。」

阿根嫂沒說什麼，靜靜的思索，大肥黃是個飽經滄桑的人，曉得女人在這一個情形下必然是猶豫不決，拿不定是答應還是拒絕。不過，只要有人鼓勵，給她一點刺激，她就會很快的俯首允諾了。

「阿根嫂。」大肥黃喚住她：「不必太難過了，那只不過是趁你買菜的時候，一會兒的時間。地點就在天天旅館，你買菜必經之路，你從後門進去。」

「可是……。」

「你怕阿根會知道？」

「……。」

「那絕不會的，你早一點出門買菜，先到旅館去，然後去買菜。」大肥黃見有了把握，進一步說。

「……。」阿根嫂依然沒有答話，轉動着眼睛思索。

「阿根嫂，別担憂什麼了。」大肥黃又進一言。「倘若你是個黃花閨女，這事情絕對要不得，可是，你已經是有夫之婦了，只要他與我不將此事洩露出去，阿根是絕不會知道的。」

阿根嫂望了大肥黃一回，開口說：「我必須考慮考慮。」

大肥黃先是有點失望，過後又鎭靜下來。「好吧，不過，你這次可要幫我渡過這個難關。幾時答覆我？」

「明天這個時候。」阿根嫂說畢，放快脚步回去。

四

阿根嫂先是一脚陷入大肥黃的圈套，現在又一脚讓他綑住，在裡龜籠，只好任人宰殺了。

儘管她從自己身上想到阿根，然後從阿根的一切想到自己。可是在這與那小範圍外，她找不出再有一點路去挪借兩百塊錢還給大肥黃，而大肥黃又是那麼不近人情，催逼的那麼緊，假如跟大肥黃攤牌，大肥黃很可能會將欠債的事情告訴阿根，那阿根一定會與自己爭吵，破壞了目前的幸福生活，假如要不讓阿根知道，那大肥黃的討債，怎麼設法去對付呢？

阿根嫂惶惶惑惑的想了一天一夜，終於認爲大肥黃的話——自己是個有夫之婦，不是黃花閨女——有理，決定去會那放高利的人一面。她想，從這一次之後，決心做個好妻子，而這一次，在她的整個生活中，當它是一個惡夢，夢醒後，又依然是個清白的人，那這個夢又算得了什麼呢？許多人都有過錯，過錯往往是逼不得已惹上的。

想通了這個道理之後，第二天買菜時，她對大肥黃說：「錢拿來了沒有？」

「你答應了。」大肥黃歡喜的什麼的：「那，阿根嫂，你眞是我的救命恩人，幫我打通這一關，此恩此德，大如天。」

「把錢給我看看。」阿根嫂。

「不過，錢只先拿一百塊。」大肥黃拿出鈔票說：「我那朋友說，另一百塊在會面的地點交清，你明天與他見面時，他會拿給你。這一百塊錢你收下，明天連同那一百塊錢再還給我。」

阿根嫂不解地看住大肥黃，然後把錢收下。

大肥黃說：「最好是明天見那個人，因爲明天我要去見我那萬字老板。」

「明天就明天好了。」阿根嫂神不守舍的，想了一會問：「你那朋友是什麼樣的人？」

「斯斯文文的。你不用担心。」大肥黃如魚得水，笑得合不攏嘴。

「可是，你得答應我，不得將這事洩露，更不得讓阿根知道。」

「一百巴仙保守秘密，你放心好了。」大肥黃說：「你明早一出門買菜，就從天天旅館的後門進去。那個人在第十號房等你。記得！」

阿根嫂點點頭。

這一天，可說是她有生以來最惶亂的一天。她自己不知道應該如何方好，哭不得，笑當然也更不得。可以說已達到了不思茶飯，不曉得照顧孩子的境地了。

五

天空剛露曙色，第一道的太陽光還未射入窗櫺，阿根嫂已起身了，她比平日起得早一個小時。做完了一切家務，侍候阿根吃了早餐上班，這她才打扮自己，關照了兩個小孩，然後提了菜藍出門。

她走到天天旅館的後門，遲疑了好一會。天天旅館的那一個門是虛掩着的，推開它進去，這是一個清白女人所不應該的，不推開它呢？站着幹什麼？

驀地，不知那來的一股激動，她四看無人，急忙的一閃身，將門推開進去，反手把它掩上。

旅館內的一個侍應生，見她進來。趨前問道：

「你找誰？」

「十號房。」她說。

「在樓上。」

阿根嫂將菜藍擱在一邊，快步的上樓。她左右看看，房門上掛着不同號碼的牌子，直到最後的一邊，豁地看到十號的數字。

她站了一會，喘了一口氣。然後鼓起勇氣，輕輕地把門推開。這使她嚇了大跳，房裡等候着的不是別人，而是大肥黃，她想縮脚退回，可是，大肥黃已笑嘻嘻地走上，把她一拉，又把門鎖上。

「阿根嫂，你太令我歡喜了。」大肥黃搓搓手，猶如抓住老鼠的大貓，得意洋洋地說：「我想盡方法，才讓我能一渴你的芳澤……呵呵。」

大肥黃雙手輕揑着她的腰肢，又慢慢往上身挪動……。阿根的臉部泛起片片紅霞，她這時罵也不得，哭也不得，氣也不得。

過了好一會時光，阿根嫂對大肥黃說：

「我們的舊債一筆勾銷。」

「沒有那麼容易。」大肥黃堅決地說。

「那你還要我怎麼樣？」

「隔一天到這兒來會我一次，到我滿足了，舊債一筆勾銷。」大肥黃冷冷地說。「沒有人會知道，你只要像今天一樣，一切安全。」

「可是，隔牆有耳，我絕不會再來的了。」阿根嫂生氣了。

「那很簡單，我只要叫人向你阿根說，你無錢還債，出賣身體，戴綠帽。」大肥黃呵呵地。「這就得了。」

阿根嫂沒有法子，淚水又大顆大顆地流下來。

六

不久，阿根嫂在報上讀到肅娼組警員，突擊旅館時，發現良家婦女，藉早上買菜爲名，從旅館後門跑進旅館會客。拿了錢之後，再到巴利去。

這一批婦人有職員之妻，有店員的太太，她們本來家境過得去，但因貪慕虛榮，或者嗜賭，方出此下策，另找外快。

她讀了這段新聞之後，心有所思，也有了警惕。雖然，自己和大肥黃的偷偷摸摸還未被抓到，但與其被捕，不如乾脆斷絕與他往來。

大肥黃在旅館內空等了好幾個早上，都沒有看到阿根嫂到來。他光了火，決定先嚴辭恫嚇她，然後看風駛舵。

這一天早上，他又在路口阻截了阿根嫂，沒好氣的說：「我們的事完結了嗎？爲什麼這幾天不到那兒去？」

「你有沒有讀到報上的新聞，政府人員掃蕩旅館。抓了好多人？」

「你害怕這，那你可以通知我，我們另找安全所在。」大肥黃虎視眈眈，威氣逼人：「我在你家附近

地方租一間房子怎樣，要不，你阿根上班去時，我上你家去？」

「不，不可以。」阿根嫂說。

「那你想怎麼樣。」

「一句話。」阿根嫂斬釘截鐵說：「我們之間沒有了什麼。」

「眞的。」大肥黃憤怒了。

「你不怕我告訴你阿根。」

「那是你的自由。」

「欠了錢不必還。」

「這以後再說。」

「你吃過虎胆沒有？」

「我聽過理由，吃過飯。」

「媽的，走着瞧！」大肥黃從鼻裡哼的一聲。

七

阿根嫂是不是眞的不畏大肥黃的手段——向阿根呈報一切。並不是，可是，她已被欺侮蹂躪到了極點，容忍到了極點。所以斷然擺脫大肥黃的桎梏，向他挑戰。

大肥黃得不到阿根嫂的芳澤，果然如他所說，巧施詭計。唆使同黨人員將他與阿根嫂的事情播散出去，致使阿根嫂的鄰居們議論紛紛。

有幾個婦人早上出門買菜，經過阿根嫂所經之路，看到她時常走入天天旅館的後門的，聽到了這消息，也大事的煊染並加以証實。

這事情越鬧越大，終於傳入了阿根耳朵，而阿根也因此事，遭受人們的譏笑與奚落。他雖然沒有對妻子動武，但脾氣從此暴燥，再沒有了從前的溫柔。

阿根嫂自己作了虧心事，越想越不安，終於在一個晚上，寫了一封遺書，擱在阿根的寫字檯上，然後，輕輕地走出屋外，跑到距家裡很遠的一個湖上，躍身而下。

夜已降臨

●周愛玲●

且抖落長長的
長長的記憶
不去猜測明日
舞蹈着厚黑而原始的夜
枕靈魂於北極冰層下
夢與無明遂同凍死

早已厭棄
那張被魔鬼扭曲的臉
譜滿虛偽欺詐
神猴的渾身邪氣

此刻耳官清靜
獸囂失落
隨文明之被吞噬
且不再咒詛地獄
當神已遠離你而去
所有的祈禱都屬多餘

論興兒

■依藤■

紅樓夢裡的興兒，只是榮國府中一名小廝。若說賈府有什麼小人物的話，那麼興兒可以當之而無愧了，但小人物也未必毫無用處，焦大在賈府中，其實也屬於小人物之流，雖然他自稱「焦大太爺」，那是「酒話」，當不得眞，可是焦大在紅樓夢裡却是一位敢說敢做的好漢，在他的一頓大罵中，差不多把賈府中一切黑幕與醜惡都揭穿了，試想還有那一個人有這份胆量？

說起興兒，較之焦大是差得很遠的。第一他年紀小，大概最多不過十四五歲吧，當然沒有焦大那樣老氣橫秋。焦大自稱「大爺」雖有點可笑，若論年紀他確實已有了一把，有一次他教訓賈蓉說：「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這些都是老實話，沒有半句虛話，可見焦大年紀比起興兒來，儘够資格做他的老長輩了。其次，就因焦大與賈府淵源深，所以即使當着賈蓉鳳姐的面，他也敢「咱們自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胡說一通，連鳳姐這麼一個潑辣人物，竟沒奈他何。至於興兒可不同了。論身份他是一個小廝，論地位他止於差役，在賈府中，小廝差役何止百數？以興兒這種人才，在紅樓夢裡眞是車載斗量，他又和賈府毫無淵源，因此以投身爲富家奴的俗人眼中看來，興兒能够在賈府中混飯吃，該算是青雲得志了吧。

然而小人物自有小人物的可愛處。我確信在興兒心中，對這份差使決不會憎厭，他又何從而產生爭取自由的思想？但他對賈府分明極爲不滿，尤其是對鳳姐的作威作福，更是深惡痛絕，在鳳姐淫威之下他固然不敢反抗，一旦有機會他就毫無忌悍地大肆批評了。我們且來看看他怎樣批評鳳姐：

……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猾賊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的這個樣兒。你們做什麼往這裡來？

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別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不見他才好呢！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脚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這張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麼斯文良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

我想，無論後世讀者對鳳姐怎樣批評，總沒有興兒這麼一針見血，簡直像一面照妖鏡，把鳳姐的原形照一個透澈玲瓏！興兒爲什麼能夠對鳳姐洞燭隱微，歸根究底，恐怕還是因爲興兒本是鳳姐手下的小廝，長年侍候，則對鳳姐的性格，那有不摸熟的道理！至於批評鳳姐的妒忌之心，尤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鳳姐之爲人——

二姐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着我？」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說。奶奶就是讓着他，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兒，他就肯善罷甘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跟前，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似的！……」

這些話聽來好像令人發噱，所謂「嘴甜心苦，兩面三刀」已經是奇怪了，而「他是醋缸醋甕」，更不由使人談「醋」色變。揆諸事實，興兒雖是小廝，却不會白白冤枉了鳳姐。此外，我們從興兒話中，更意外地發現了兩項祕密：

這一項，興兒明明警告過尤二姐「奶奶千萬別去」，這不僅因爲「奶奶比他標緻」，而且即使不比他標緻，臥榻之旁，仍容不得他人酣臥。可惜尤二姐忽視了興兒的警告，反以爲「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着我？」結果造成不可挽救的悲局。興兒是下人，當然沒法阻止尤二姐，但他的心是善良的，他認識尤二姐爲時甚暫，談不到「感恩圖報」，但他却寧願冒最大的危險向尤二姐提出警告，還見興兒在短時期的相處中，已經對尤二姐產生同情之心。因爲萬一這些話吹入鳳姐耳裡，他還不會被鳳姐「打個爛羊頭」嗎？

第二項，我們也由此獲知在鳳姐屋中長年所進行着的黑幕。一個丫頭只要被賈璉多看上一眼，就會被她打個「爛羊頭」，其中自難免有被打致死的可能。在賈府中下人被打致死，似乎已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憑豪門富貴與豪門政治的勢力，打死個把人值得了什麼？王夫人逼死金釧兒，法律又何嘗有過公道的處治？——可是，要非興兒偶然吐露了這些祕密，我們仍不知道在鳳姐屋裡，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而話出於興兒口中，當然不會無的放矢。興兒不是一個造謠者，他明知這些話說出來，所担干係是很重大的，而他雖然說了，一方面是由於同情尤二姐，一方面也爲了發洩自己的積憤。他對於賈府其他人物也有批評，例如他說迎春是「二木頭」，探春的混名叫「玫瑰花兒」，也爲她「不是太太養的，老鴿窩裡出鳳凰」而可惜；又說「怕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這眞是聞所未聞，匪夷所思。但你敢說他評得不恰當嗎？大人物的眼光，多少有點被地位和尊嚴所蒙蔽，雖有評語，未必確當，興兒身爲下人，不必有這些顧慮。所以我們寧

願相信興兒所說，而不想去聽那些滿口禮義廉耻所謂正人君子的「嘉言」。

但興兒的禍也因此闖出了。他當初「信口雌黃」，原是一時興之所致，他不知道他的命運，和那個「兩面三刀、嘴甜心苦」的鳳姐分不開關係的。因爲無論怎麼說，鳳姐畢竟是他的主子，當主子一發威，興兒的麻煩也就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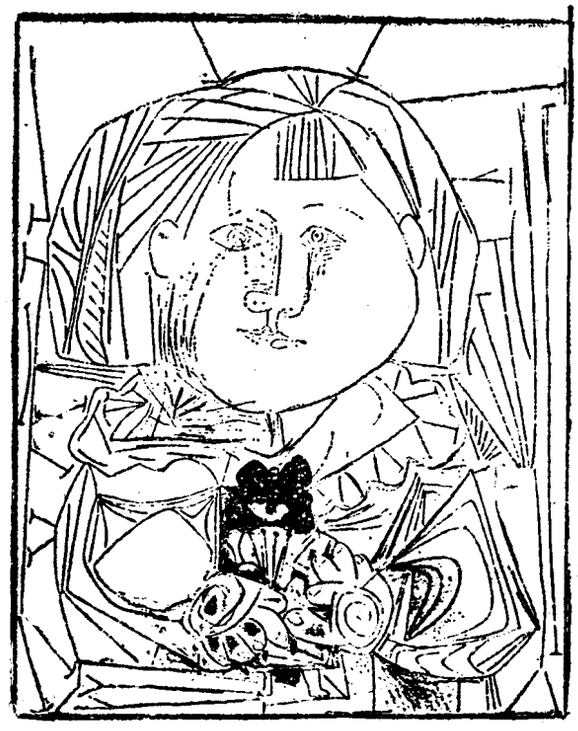
……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厲聲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子進來。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早嚇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句虛言，你先摸摸你脖子幾個腦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甚麼事，奴才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那興兒眞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

可憐的興兒，在這火坑中已完全失去了他的自由，而他也根本沒想到應如何去爭取他的自由。對於一個奴才小廝來說，這要求是太大了。也許，這個時候他已經忘記他對尤二姐的同情，只想保全自己，所以底下的話，不僅和盤托出了賈璉和尤二姐的祕密，甚至尤二姐的住址也都洩漏出來了，因此而引起鳳姐賺取尤二姐進大觀園的後一回事來。

興兒會不會後悔他這一番作爲呢？我想他或許會的，特別是當尤二姐被賺入大觀園，吞金自盡之後。但設身處地替興兒想一想，他除了屈服於鳳姐淫威之下，實在沒有別的路走。他的身體不是屬於自己的，而一個根本未嘗受過良好教養的小子，縱然有一顆善良的心，到底很難期望會爲了救別人而犧牲自己的。假使我們想像鳳姐在審問興兒的時候，興兒竟然義正辭嚴，把鳳姐痛快地教訓一頓，或學學焦大，「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固然大快人心，但這樣做豈非有悖情理。對於現實主義的作家來說，不誇張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激昂如晴雯，貞烈如金釧兒，她們尚且沒法反抗舊禮教，我們如何能期望之於興兒呢？因此總說一句：這不是他們不想反抗，而是條件不够呀。

然而在興兒不經意的批評中，使我們能够更深一層去了解賈府中一些人物的格格、行爲。間接來講，他幫助讀者更容易體會在罪惡滔天的賈府中的生活眞相。尤二姐之死興兒雖不免要引起若干內疚，但他是不必分担這個責任的。因爲連賈寶玉都不敢庇護金釧兒和晴雯，興兒又如何能挑起這個大樑子呢？

於此，我又不免想起焦大來。這個粗野的漢子，恐怕也是賈府碩果僅有的一位硬漢了吧。



在苦難中

■丁丁■

英終於在萬般艱苦的條件下分娩了。朱幽蘭在他妻子一生下孩子後立刻去通知澄和澄的父母親。澄似乎心頭鬆了一口氣，她的姊姊能够平安無事，在她眼中是認爲最要緊的，她的父親臉上第一次露出數月以來難得一見的笑容，並且在衣袋內搜索了好一會才拿出一個金雞心，「拿這個送給孩子吧，我不去看她了。」幽蘭半驚愕，半欣喜地接過雞心，他口裡不住說：「謝謝！」現在他覺得他這位岳丈也並非完全沒有理性的，他終於承認了他與英娶姻的合法化，雖說對於他，這種承認多少有點可笑的成份。但他的丈母却始終還在半歇斯底里的狀態下，即使她知道她現在已經做外婆了，面上依然露出惘然不解的神氣。不過，她的病狀究竟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了，因爲澄不需要像以前那樣日夜提心吊胆地看護她。

澄設法去看了她的姊姊一次。兩姊妹已經半個月不見面，不免都流出眼淚。英躺在那間暗黑的板房中，一切因陋就簡，沒有那些分娩時期應有的設備。英的臉色還很蒼白，但她們兩顆滾動的眼珠子仍舊閃出動人的光來。她的身邊多了一個小生命——她同幽蘭的愛情結晶。孩子靜靜地躺着；小小的兩頰紅潤而光滑，黑髮稀疏

地遮住了半個頭腦；在澄輕輕翻動他的兩手時，他曾經「啊」地喊出了一聲。

「還沒有題名字吧？」她問她的姊姊。

「名字已經有了，幽蘭替他題了一個單子——苦！」

「苦！……」澄不禁錯愕，「爲什麼題這樣一個怪名呢？」

英苦笑了一下。

「因爲……因爲他的爸爸說他是在苦難中生出來的，所以名字叫做苦！」

「苦……苦……」澄喃喃地自語着。

「妳的身體好吧？」停了一會，澄又問她的姊姊。

「還好，只是渾身沒有氣力，整天只好躺在床上。」

「應該多休息，不要心急。……但是孩子交給誰照顧呢？」

說到孩子，英的眼眶中又似有淚水滾動，她幽幽地低吟一聲。

「除了我還有誰呢？——幽蘭也幫着料理料理。但是妳知道，看護小孩子的事情，男人們是不大適宜的。幸而這孩子還乖，他似乎知道我們處在一個什麼時代，從生出到現在，很少眞正煩擾過我們一次。」她慈愛地看着躺在身旁的小寶寶。

澄呆瞧着她的姊姊。的確，她從她姊姊焦黃的額角上証實她所說的沒有一句是假話。但是她也不免要感到一點奇怪：她深信她的姊姊有一種超於普通女性的剛强性格，自從她勇敢地脫離家庭與朱幽蘭結合之後，她在澄的心目中已被當作一位新時代女性的象徵，而她以後的一切表現也的確是十分出色的，雖然她的不參加救災工作依舊使澄稍微有點失望。可是目前的英在澄看起來却完全好像喪失了一個新時代女性應有的勇氣和精神，她已經屈服於家庭的壓力下，柔順得成爲一個賢妻良母了。這個却使澄十分惶惑而不安起來。

「一個女人怎麼生了孩子便變得這樣弱呢？」澄自顧自地心裡在想。

她的姊姊彷彿不會窺測到澄的心事，她見澄靜靜不出聲，還以爲她的妹妹是爲了她的分娩煩惱，很有意思地安慰澄道：

「你何必爲我担心呢？我雖辛苦，但我是心滿意足的。倘若我在半夜深更，而且像那晚上可怕的情形下，除了等死還能做些什麼呢？——妳相信嗎，幽蘭比我更急，我現在才知道，在他鐵一般的意志背後，原來隱藏着一股女性的情感呢。」她的臉上露出笑容，似在爲着她有這樣一位丈夫而驕傲。

但這句話却又使澄陷入深思中去。她忽然想起遠在彼方的落；因爲她的姊姊那句「在他鐵一般的意志背後

，原來隱藏着一般女性的情感」的話，正好是落的寫照。於是一個念頭像電似的閃過她的腦際，「有一個時候我也會經這樣描摹過他的，」她低低地嘆息了，她觸起數月以來未嘗有過的薄弱的情操，而一滴眼淚便在此時落到她的頰上。

「妳怎樣了！……」英驚奇地喊，一聲驚醒了在沉思中的澄，她連忙伸手抹掉了臉頰上的淚痕。

「不是，我在替妳歡喜呢，」她掩飾着。「有了孩子，妳不會覺得寂寞啦，可惜現在局面混亂，孩子不能得到好營養，什麼東西都買不到，市面還是一團糟呢。」

「唉，就是這一層使我心煩，」英舉手放到額角上，又徐徐轉向右邊，將散披在前額的頭髮掠到後邊去，然後嘆氣說：「我從前不相信命運，可是現在却不由我不向它低頭了。……在我們讀書的時候，妳不會記得有一篇文章記到一個人與命運搏鬥的故事嗎？」

「啊……」澄完全想不出她的姊姊所說命運的故事到底是什麼意思；而且，她的確也已經記不清楚那是一篇什麼文章，所以當她的姊姊忽然提出來的時候，她的驚愕之情實在比剛才更甚了。

「但是……」她張口結舌地說。

「結果是人戰勝了命運，」英不讓她的妹妹說下去，搶着回答。「但那個時候沒有戰爭，沒有像現在我們遭逢到變亂；自然，那故事裡的主角也沒有分娩這會事。」

「妳爲什麼老是想着這些事呢？」澄終於忍不住問道。

英的眼光朝向那高高的屋脊，好像在思索答案。

「那是因爲……因爲我完全失去了向命運搏鬥的勇氣了。」

「但妳還不會開始向命運搏鬥呢。」澄大聲說，她的聲音幾乎吵醒了在熟睡中的「小寶貝」。「這一點點挫折算得什麼！我們都好好地活着，而且妳現在又做了母親了，妳有了新的生命，新的希望，爲什麼妳把妳自己的生命和希望那樣作賤？……從前妳不是這個樣子的。」

「是的，我從前不是這個樣子……現在我心裡常常存有一種恐懼，唯恐有什麼不祥的事會臨到我們身上……妳知道幽蘭曾經得罪了許多人……」

「完全沒有那會事，」澄安慰她的姊姊，「爲什麼要這樣想呢？現在人人自顧不暇，如果有不祥，那是每一個人都會遇上的，不單單妳們一家。」

英靜靜地搖搖頭。

「我不是那個意思；譬方說，萬一這裡守不住的話，而日本人開進來了，而幽蘭以前是一個激烈的抗日份

子，妳想……」

澄呆住了，直到現在她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當然她的姊姊的話並非過敏，這是隨時可以發生的事呀。

……她們之間維持了片刻的沉默。

「或者躲避一個時期怎樣？」她最後說，但語氣非常勉强，她自己也覺得有點不自然。

「只怕沒有這般容易。」英一面輕輕拍着她的孩子，一面憂鬱地說。「不要忘記還有一些走狗，他們會無孔不入地調查我們的行踪，那怕你躲在最秘密的地方。」

「哦，是這樣的嗎？但我們何至有那些敵人？爲什麼人家要這樣仇恨我們？」

「喂，你們還在商量些什麼？」一陣粗獷的聲音自房間外面傳來；接着，朱幽蘭的身體出現了，他的臉上顯出無比的難看神氣，垂頭喪氣，好像一隻鬥敗的公雞。

「全城升上白旗了，日本軍隊馬上就會開到這裡！」他茫茫地，又像吃力地一個字一個字唸了出來，便頹然坐倒在椅子上。

「啊！……」澄與她的姊姊不約而同叫着，她們的呼吸彷彿停止了。

那熟睡在英的身旁的嬰孩也在這時「哇」的一聲哭起來，英連忙伸手輕輕拍着他。

一九四二年四月初旬的天氣，酷熱而沉悶。已經有一個月未下雨了，馬路一片乾燥，有幾條路面還裂開了縫，椰樹葉一天比一天焦黃，枝枝垂倒下來。路邊的草缺少水份的滋潤，已有一半枯憔了，懶懶地歪斜着。一般的氣氛是嚴肅而緊張，在路上行走的人似乎個個都像有沉重的心事，也不像以前那種活潑輕鬆和悠閒的神氣。汽車在馬路上絕跡了，只有寥寥可數幾輛，裡面坐着的却是滿面煞氣留着八字鬍鬚的日本長官，威風凜凜地長驅而過；而這時候，路上一定靜得像死，人們不敢正視那裝在汽車裡的動物，他們回憶着最初那個稱爲什麼中將的「閣下」，第一天到這小島來，鐵甲車在前開道，上面駕着機關槍，在密密保護中那個「閣下」坐在一輛最大最講究的流線型汽車裡，臉上古板得像一塊廢鐵，這是日本長官留給當地人的首次印象。「哼！活見鬼！」不知從那兒說出了這個字。年紀大一點的臉上馬上鐵青了，他們慌忙裝作沒聽見；幸虧這時候沒有其他人，所以等到一隊汽車馳騁過去後，一切也恢復了原狀。但是此後他們對於日本長官的出遊却不再感到興趣了，每逢汽車遠遠駛來——而那幾乎可以一百巴仙確定裡面坐的一定是日本長官——，他們就老早躲開。這時候路上毫無行人，除了熾烈的陽光鋪滿地面外，就只有一陣陣不受人歡迎的熱風了。

澄與她的父母親在三月裡就已經遷回到市區。自從日本軍隊開進本地後，有一個時期市上十分緊張，商店

緊閉大門，住家都從後門出入。但人們所預期的勝利者的「三日自由」却不會實現。這使一般提心吊胆的居民吁了一口氣，或者因此有人在竊竊私議：「日本軍隊也不像傳說中的那麼兇惡呢。」胆大的於是從鄉村遷回到市區來。因爲他們覺得住在鄉村終非了局，沒有工作，沒有入息，生活都發生了恐慌，所以在無可奈何中他們只得冒險搬回到市區；於是自上一次日本航機第一次轟炸以後成爲眞空地帶的城市便緩緩地恢復了一點熱鬧；在靠近住家的幾條馬路上，逐漸有人出來做些零星生意，各種食品也莫名其妙地擁到了攤頭上。

在此時期，朱幽蘭經常和澄一家人商量「以後」的問題。有時候他的妻子還帶着孩子一同來看看父母親。彼此臉上都綻開了難見的笑容。幽蘭認爲長住鄉下不是久計，終有一天要遷回去的。而且在鄉下，一切不便，孩子的看護缺少了基本條件，會影響到小生命的健康。「但是市上的治安情形怎樣呢？」他的妻子胆怯地問。對於這個問題，澄和她的姊姊是完全一致的。日本軍隊進城之後表面上雖然維持了良好的紀律，但她們還不會看見過眞正跳動着的活的日本人，不管是官長或兵士。

「哦！這個嗎？」幽蘭若有所思地說：「至少目前還不相干。日本人要收拾人心，大概不敢亂來吧。」

但是澄和她的父母親——現在這兩位老人家似乎都已經神清氣爽了，只是她的母親變得非常沉默，輕易不大開口說話——商量過後，決計再等一個時候看看。到了三月初，遷回市區的人格外多了，住在澄隔壁的兩家，也準備收拾行李要回去。在他們動身前一天，右鄰那一位身材矮小圓圓胖胖的太太——後來她才說明她過去也是一位學校教師，曾經吃了十幾年的粉筆灰——忽然神秘地告訴澄，說那位曾在救災會很活動的「會小姐」已經成爲日本憲兵部的上賓，她發誓曾看見她戴了一副黑眼鏡，穿着長褲，坐在日本憲兵部時備的汽車裡在街上馳過。「一點不錯，是她！」那位太太指手劃脚說，「眞奇怪，她怎麼會一下子就去參加憲兵部的呢？眞是人心難測！」澄起先並不注意，但後來想了一想，却覺得事情並不太簡單，於是她瞞着她的姊姊將這消息告訴朱幽蘭。那個現在看來樣子有點萎頹的青年聽了之後祇是聳聳兩肩，漫不經意地說：「讓她去吧，她幹不出什麼好事來的！」澄表示不同意。「眞的嗎？你眞的這樣放心嗎？」幽蘭很有把握似地說道：「這種女人只會說大話，除了大話之外什麼都做不出來的。」但是他隨後請澄不要把這消息告訴英，「她現在很有點神經質，一個小孩子簡直把她累死了。」隨着深深地吁了一口氣。

就這樣澄與她的父母親遷回到市區去。她們的住家後面中了一顆炸彈，把整座廚房都炸成平地。但除此以外別的地方出於意外並沒有受到什麼大損害。他們只好暫時委屈住下來。幽蘭不知在什麼地方去找了一個泥水匠，他費了足足三星期的時光才把後面廚房勉强修好，圍牆也另外砌起來，並且裝上一個木門。幽蘭自己的住宅並沒有受到炸擊，完好如舊，所以他照舊帶他的妻子回去住。但是他現在出入却只好用脚車代步了，他的那

輛小型汽車已經送進了由日本人下令指定的一間學校操場去。這是日本軍隊進城以後第一號命令，而且是嚴厲執行的——凡有車階級都必須在指定日期把汽車送到某校的操場去，於是曾經一度滿街川流不息的汽車便在市上絕跡；現在除了少數日本長官外，人們只好用脚車爲唯一的交通工具了。

自從澄一家人遷回之後，暫時過了幾星期安寧的生活。治安果然相當好，沒有日本兵士到她的家騷擾。白天她們不敢隨便開大門，出入都利用後門。街上還是一片蕭瑟，不大有人；澄不時聽到日本憲兵乘坐巡邏車馳過的聲音，每天幾乎有十幾次。除此以外街上顯得死一般的靜寂。她也不大明瞭轟炸過以後的市區到底成了什麼景象，也不知道日本人進城後採取什麼政策。朱幽蘭不時將外面消息帶回到她的家裡，不過那種消息都是不大使人歡迎的，譬如新加坡的失陷——離開她們遷回市區幾乎有一個月了——日本軍隊已經在菲律賓、爪哇，以及中太平洋許多地方登陸，而且「勢如破竹」，看來英美軍隊反攻的機會是十分渺茫了。「我們得渡過一個艱苦和相當長的時期，」幽蘭憂鬱地說。「眞想不到英國人是那麼不中用，我們都被他們欺騙啦。」至於由日本人控制的報紙，在三月中旬也陸續出版了，一律命名「當地新聞」，分中、英、巫、印四種語文印行；澄也偶然買幾張來看，但愈看愈使她心驚胆戰，因爲日本政府已經注意到過去在英國人統治下的救災會活動，在「當地新聞」上已經發表過好幾次通告說要調查救災會的會務和幾個主腦人物。澄不由得替朱幽蘭担心起來；她不敢把這些消息告訴她的姊姊，同時她又不好勸朱幽蘭想法子躲避。首先，幽蘭決不肯拋了他的妻兒獨自避開；而且，即使你打算逃避，究竟逃避到什麼地方去呢？整個半島都已經在日本軍隊的鐵蹄下，現在日本人以及日本兵士恰像一群螞蟻似地爬向任何一個角落，貪婪地正想發現什麼地方有蜜糖。你想逃，無非自投羅網罷了。何況目前交通情形很壞，許多人要想渡海到對港去都沒有法子。日本軍隊封禁了一切交通工具，除了得到他們的特准外，其他人要想渡過這個濶不滿三英里的海峽，眞是比登天還難啦。

「唉！一切只好付之命運！」澄暗中嘆氣，望着窗外蠶黃色的陽光，隱隱感覺到未來的可虞。

四月七日早上，澄像平日一樣很早就起身了。她照例先到外廳去打開窗門探望一會，但是她立刻發現有一件不平凡的事——街路上氣氛緊張，缺少平時那種安詳悠閒的空氣。最先映入她的眼簾的是一群群日本兵士，三個兩個一隊，在街上嚴肅地走過去。她大着胆子推開半扇門探首朝外面一望，使她更吃驚的事又出現了。她望見在不遠處正有一隊長長的人龍，男女老少都有，看他們外表粗陋簡單的服裝，彷彿才起床不久，來不及換衣服的樣子。在人龍的前後左右，擎着手提機關槍的日本兵士在旁邊監督着，一直走到路的盡頭，然後拐了一個彎，直到最後一個人的影子消失，街上才恢復了寧靜的氣氛。可是當澄剛想開窗進來的時候，她突然看見另

一隊的日本兵士正朝向她這一邊的屋子走近來。

澄驚叫一聲，連忙砰的一聲關上窗。接着她瘋狂似地奔進屋去，嘶着聲音喊出來：

「爸爸！媽媽！」

就在澄的父母親從裡面匆匆趕出來的時候，門外突然響起了一陣激烈的打門聲。澄跑出去一看，兩個擎着長槍的日本兵士赫然站在門外；不過，看他們的樣子還不是十分兇惡。澄不懂得日本話，由日本兵士指手劃脚的表情上推測，澄知道他們的意思是要這屋裡的人都走出去，或者像剛才她所看見的一隊人龍一樣，要走到一個被指定的地方。這時候，她的父母親已經來到門旁，在他們驚駭和不安定的臉色上，還流露着迷惘的神氣，澄沒有時間和他們解釋，隨手打開大門，輕輕地對她的父母親說：

「跟我來！」

她匆匆走在前頭，前面兩個日本兵士對她看了一看，用手勢告訴她應當怎樣走。這時候澄望見另一隊人龍自左邊街頭向這一面跑過來，她們也自然而然的參加進了這隊伍。直到現在，澄還對眼前所發生的事一直覺得莫名其妙。她望見家家戶戶的大門有的緊閉，有的半開，有的更完全敞開，好像根本沒有一個人在屋裡。但是她心裡却彷彿湧起一股恐懼，「這是不祥之兆！」她喃喃自語。她回頭看看她的父母親，那個固執、倔强、動不動發火的老人，似乎在日本兵士的刺刀下全然喪失了勇氣，他一聲不響，只是默默地跟着大家跑，可是在他的無畏的眼光中，仍舊含有一股憤恨的表情，這使澄看了很害怕。因爲她知道她的父親如果眞的發起脾氣來，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至於她的母親，除了一臉驚恐之外，並沒有其他表示。她的態度非常呆板，好像走一步路都是奉到命令的樣子。澄對她的母親也有顧慮，她怕她的母親又會因此而引起歇斯的里症，而這個毛病一直到最近才好像痊癒了的。

他們默默走了約有一刻鐘，所有經過的路口或轉角上，都有日本兵士站崗，街上沒有一個閒人，但也偶然有一兩個小孩子在街頭穿來穿去。日本兵士對小孩子似乎不大有興趣，讓他們自由自在，不去干涉。

「這到底爲什麼緣故呢？」澄滿腹懷疑，她開始覺得局面的嚴重。但他不能夠去問和她並排走路的人，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都蓬頭散髮，衣冠不整，女人們則上身祇穿着緊窄的娘惹裝，套着一條沙籠，連脚上穿的拖鞋都是未曾刷過的，看樣子沒有一個人——包括澄自己——不是像匆促之間被驅逐出來的。「但這到底爲了什麼呢？」這問題又在澄的心中湧起來。「如果爲捉人，總不見得個個人都犯罪的吧？……而且難道連女人也是犯人？」一般莫名其妙的恐怖之感驀然闖入她的胸內，她偷偷望了望跟在旁邊押隊的日本兵士，那種嚴肅、强横的面孔加深了她們不安。「唉，這眞是無可奈何呀！」她的頭腦裡昏昏地只能這樣想。但在這個時候，她

們這段不算漫長的旅程也已經到了終點了。

澄不由得興奮起來，毋寧說有點愕然。她們跑到了一個廣場，她望見廣場上已有成千成萬滿臉驚恐的男女，華人佔最多數，也有滿身赤黑的印度人。他們都被命令跑進廣場去，隨後一個穿着整齊軍服的日本長官威風凜凜走了過來，旁邊跟着一個中國人。日本軍官對大家叱喝了一陣，叱喝完畢那個中國人便翻譯成華語給大家聽，意思是叫男的跑向左邊去，女的集中到右邊去。接着是一陣人形散開的混亂。澄想和她的父親說幾句話，但幾個日本兵士走過來拿着槍桿亂掃，她只好拉着她的母親跑到右邊去，那邊有幾棵大樹，長着濃密的樹蔭，站在這裡倒不覺得怎樣炎熱。她抬頭望向她父親的一邊，那裡却沒有澄這樣好運氣，沒有樹木，也沒有躲避日光的地方，只見一排黑越越的人頭，在陽光下懦動。許多人手裡拿着報紙，有的當帽子，有的却在拼命着。澄想看看她的父親站在什麼地方，但離開太遠了，她已經不能發現她的父親的踪跡。

「呆在這裡要等到什麼時候呢？」人叢中忽然有人喊出聲來，澄回頭向後面望了一望！却並不能發現那個說話的女人。但這句話立刻引起回應。大家紛紛議論起來；有的人認爲日本人要捉許多叛徒，也有人認爲要捉共產黨，有一些十分悲觀的女人，垂頭喪氣地發出警告：

「他們要槍斃我們！我們是死定了！」

立刻有人大聲哭，叫着，喊着，鬧成一片。

「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呀，要把我們都殺掉！」一位老婆婆漲着血紅的臉說道：「我們並不會反抗他們，我們都是一群良民呀！」

「忍耐吧，乾埋怨又有什麼用呢？」人叢中又現出一種乾澀，似乎不像女人的聲音。

澄茫然向四週望望，她看不到在這群女人中有她所認識的人。在她眼中，這一群幾乎都是粗俗不堪，毫無教育的女人；她們除了怨天尤人外，什麼也不會用頭腦去仔細想一想。澄有點厭惡她們，但在厭惡之中她又不免對她們同情起來。「一群可憐虫！」她心裡想，「也許她們還不清楚日本人是一種什麼傢伙吧？」

這樣從上午十點鐘一直俄延到下午，有的女人肚子餓了，她們便埋怨日本人太不通情，不讓她們有機會吃點東西。

「至少有點東西吃也可以好過些，」又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怎麼連小販都不見了呢？」

「這還得說嗎？」一個瘦削的穿旗袍的女人回答——她是女人中唯一穿旗袍的一個。「看上去全市都沒有一個地方會清靜了，人人都遭受同樣的命運，小販自然一樣。」

澄不禁對那說話的女人張望過去。她覺得這女人說的話很有意思，於是她立刻忘記了轆轆飢腸，而沉思着

。「是的，如果全市這樣，那麼英他們此刻怎麼樣呢？朱幽蘭不會有危險吧？還有……」她顯然像全身觸電似的，心砰砰跳個不停。她對於她自己的安全倒一點不放在心上，她的母親站在她的身邊，眼前也沒有危險；她的父親雖然已經被隔離了，但她知道他是不會馬上遇到意外的，——但是她的姊姊那一邊怎樣呢？她想到未遷回前那一位鄰居對她提起的事來，不由全身戰慄了。

「唉，妳怎樣啦，看妳的面色多難看！」她的母親忽然提醒她，這是她打破沉默的第一次。

「我……」澄捏緊她的母親的手，「我担心姊姊她們。」

「我也担心呢，」澄的母親臉上露出痛苦的神氣，「尤其是幽蘭，你們都是幹過抗日工作的。」她毫無忌憚地說。

「噓！……」澄輕輕推動她的母親，警告她不要再說下去。

晨的綠袖

■吳偉才■

朦朧的黑網　黛色淒迷的烟綠
　如此繞迴
　凝一片孤絕的綠林
　於一種深藏於孕育中的美
暖流寂寂湧來
葉子晶晶
晶晶閃爍而狂飲陽光
片片飛躍　紛舞輕風拂動的拍子
而我是晨霧

我是吹醒小蜜花蕾的柔風
我是早熱的　正在甦醒的夢神
　撫弄那七彩的絃線
　讓琴音洒遍大地
我用溫暖的唇
　吻朶朶初綻的花蕊
　讓她們引蝶
　叫她們結果
隨着晨的綠袖
在露珠與露珠之間——飄拂而來

回化時期的馬來文學

■疑雲■

㈠回教傳入馬來群島的年代

談過了印度化和爪哇化時期的馬來文學，接下來要談的是回化時期的馬來文學。

要談回化的馬來文學，就得先從回教傳入馬來群島的時期說起；因爲所謂回化文學，其本質是離不開回教的，如果不明白回教傳入馬來群島的日期及過程，就難以確定馬來文學接受回化的確實年代。

回教是在甚麼時候傳入馬來群島呢？根據有關方面的資料顯示，回教大約是在公元十三世紀傳入蘇門答臘。這個結論是根據以下三個不同的記載而決定者：（a）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在公元十三世紀時訪問中國，歸國時取道馬六甲，途中曾在蘇門答臘東北部的一個小埠頭巴碌頭（Perlak）停留。他在遊記裡寫道，巴碌頭是一個小商港，那裡有許多外籍回教商人，一面做生意，一面宣傳教旨，當地居民受到他們的影响後，也漸漸的信仰回教起來。（b）中國古籍有一段記載，公元一二八一年時末羅遊國有兩個回教徒，率領其隨員前往中國的元朝進貢。末羅遊國是在蘇門答臘境內，其國能派出兩個回教徒前往中國，可見必定是回教國無疑。（c）蘇門答臘曾發現一塊米拉西魯（Merah Silu）王遺留下來的古石碑，碑文上記載，巴賽第一個國王是在公元一二九七年信奉回教。

但也有一些人主張，回教早在公元七八世紀時傳入馬來群島了；傳播回教者是來自阿拉伯、波斯以及印度的瑪拉峇里（Malabari）

人和胡查辣（Yujerat）回教商人。印尼的一些回教學者都主張此說。但此說是否可靠，仍值得懷疑；歐洲學者就不大贊成這種主張。蓋公元七世紀是回教的萌芽時期，國內異教徒的勢力仍相當强大，回教徒須集中力量去對付他們，因此在短短的數十年時期內，他們是無法擴展其勢力至馬來群島的。即使當時有中東回教徒的足跡，也是純粹爲經商而來，不是傳教。

傳教的工作是在較後的世紀裡中東回教學者來此之後才開始的。首先他們是在蘇門答臘東北岸的幾個商埠傳教，後來更沿着各島嶼把回教傳佈到各地去。

馬來群島接受回教的傳佈以後，在文化變遷的過程中，一個新的局面開始了。那些前來此地傳佈回教的學者，大多精通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他們用以傳佈回教的媒介語，就是上述兩種語文。他們負有傳播中東文化於馬來群島的使命。阿拉伯和波斯的語文，文化與信仰，靠着他們的傳佈，逐漸取代了印度文化的地位，而成爲馬來群島主要文化的一環。馬來群島的文化，最初只有一種原始文化；印度人南來以後，又滲入了印度文化的色彩；現在又加入一種回教文化；這些文化混合交融的結果，就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馬來文化。

文學是文化的一環；馬來文化既然因時代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變遷，馬來文學也不會例外。馬來文學在接受印度化和回化以後，內容更加豐富起來了。

在回化的過程中，阿拉伯和波斯的回教學者在馬來文壇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對馬來文學的貢獻，可分爲兩方面來說：第一，他們「回化」印度時期的作品；凡是在馬來群島各地流傳的印度化文學作品，都被他們注入中東文學色彩。第二，他們把中東的文學作品，詩歌體式和文學介紹到馬來群島來。自從有了譯介的中東文學作品以後，漸漸的才誕生了由本地作者執筆的回化作品。這裡只談印度化作品接受回化的過程以及中東文學作品的譯介，其他如中東詩體的傳入以及本地人的創作，留待下一節才談。

(二)印化作品接受回化的過程

馬來文學在接受回化的過程中，必先經過一個過渡時期，文學家們稱這個時期爲印回文學的交替時期。

印度文化在馬來群島的傳播，至少已有整千年的歷史，根基相當穩固；馬來民族的生活習俗，語文與文學已深深地爲它所同化；所以代表着另一個民族的回教文化想在短短的數十年間取代印度文化的地位是不可能的事。

文學方面的情形也是如此，回教文學在傳入馬來群島之初，回教徒雖然想盡一切能力完全改變馬來文學的本來面目，但畢竟是無法辦到的事。我們可以發現在早期的回化文學中，仍脫離不掉印度文學的色彩。從以下所舉的例子，即可見其一班：

（a）同是一個故事，却有兩個不同的書名，其作品本來是在印度化時期產生者，內容沒有改變；但除了原有的印度化書名外，後人却給它多冠上另一個回教化的名稱。這種情形作以在下列各書中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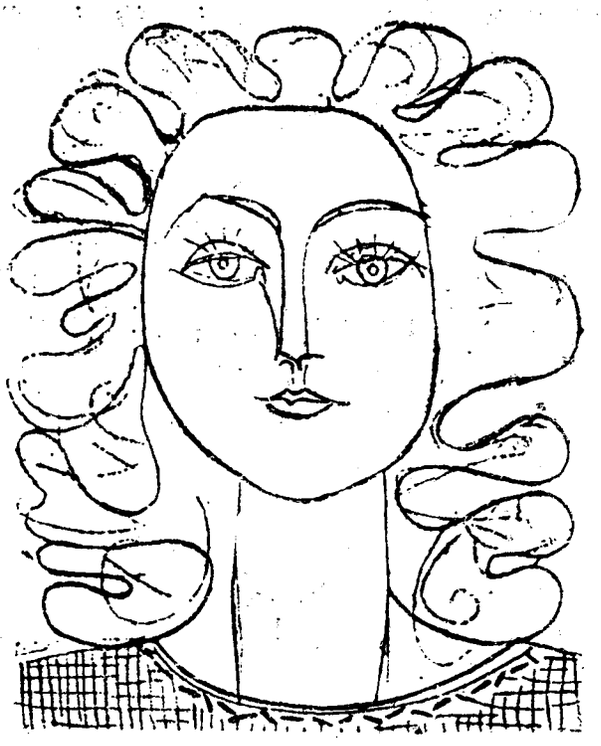
原有的印化書名	後人冠上的回化書名
Hk. Shah Kobad	Hk. Shah al-Kamar
Hk. Mara Karma	Hk. Si-Miskin
Hk. Serengga Bayu	Hk. Ahmad Muhammêd
Hk. Indera Gaya	Hk. Shahi Mardan

以上這些故事，在回教傳入之前已在馬來群島一帶流傳了，尤其是「沙柯峇傳」（Hk. Shah Kobad），更是家喻戶曉的故事。這些故事的內容和結構都跟其他印度化的民間傳奇故事大同小異，只是多出了一個回化的名稱而已。於此可見，在回化的過程中，第一個步驟是先回化故事的書名。

（b）內容相同，細節有增刪——許多印度化時期的民間傳奇故事和寓言故事（即動物故事），在回化的過程中都被注入回教的色彩，雖然故事內容依照不變，但細節却略有增刪。以「沙柯峇傳」爲例，此書的題材以及書中的神話故事，都是模仿印度故事寫成，其人名與地名亦採用印度化的名稱，但書中主角沙柯峇擁有四位妻子這一節，却是受到回教的影响而產生者。此外，在印度化的作品中，若發現某些細節有抵觸回教教義的地方都被刪節掉，代以與回教有關之事蹟。

（c）回教化的名稱在印度化的故事裡出現——在馬來傳記或歷史小說裡，除了印度化的名稱以外，我們尚可以看到與回教有關的名稱（包括人名、地名、神名和物名等）諸如Puteri Nurulain, Yurong Kaf, Nabi Khidir, Iskandar Dzulkarnain 等。「室利拉瑪」即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本來，在爪哇文本的「室利拉瑪傳」是沒有回化的名稱和事蹟的，可是在馬來文本的「室利拉瑪傳」裡却出現了先知阿當（Nabi Adam）向「阿拉」祈禱的事。「潘度華五兄弟傳」（Hikayat Pandawa Lima）也是一個好例子，其故事內容雖然取自印度史詩「瑪哈峇拉達」的故事，但裡面却採用了許多阿拉伯文和阿拉伯化的稱名。在寓言故事方面，也有這種現象發生。以「鼠鹿渡河的故事」爲例；在這個故事裡，鼠鹿爲了渡河，乃借先知蘇萊曼之名，欺騙鱷魚在河的左岸排列到右岸去，以遂他渡河的目的。「先知蘇萊曼」（Nabi Sulaiman）乃是回教聖者的名號，馬來寓言故事之能有先知蘇萊曼的名字，可知是回教傳入後才有的事。

除了上面所說的三點以外，中東回教徒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以及他們所崇信的宗教哲理和語文，都可以在印度化作品中見到。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馬來文學在接受回化的過程中；第一個步驟是先把印度化作品注入中東文學的色彩，使它失去其本來面目，而變成了印回混合化的作品。這是馬來文學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一種特點。



追尋

■燕妮■

從家裏走出來，我有份淡淡的喜悅，像一隻剛脫籠的小鳥，對眼前的一切景象，產生一份清新的感覺。

我還隱約聽到父親憤懣粗暴的叱喝聲：「去！去！要死就快些去！看你有什麼路可走，想去死就別回來，免得家裡又要爲你蒙上臭名。」是的，臭名！一個女孩子大了不嫁出去，就會給家裏帶來「教養不足，毀壞家譽」的臭名。我的眼眶盈滿淚珠，再不回顧，倔强地跨步向前走。

我茫然地踱向街頭，眼眶里充着淚水，但我的心底卻盪漾着一股溫泉似的暖流，和一份甜甜的欣慰。我不會忘記內心所渴望追求的理想。

十八歲，不算小了！我有自尊，也有剛强的意志。爲理想，爲前程，爲追求永恆的眞理，我有非達到理想不可的決心。就憑這股純眞的想法與倔强的性格，我自信有勇氣努力奮鬥。

足足有十天，我在一個朋友的家裏住着，一面託她代爲找尋工作，一面專心看我心愛的書。

我明瞭這不是長居之計。我不能依賴人家賺錢來養活自己，何況我出來社會的最先目的，就是想爭取學習的機會和去適應社會的環境。

我曾經屢次向那位朋友問起找職業的事，可是，

所得到的答案始終是一句：「工作難覓。」我似乎有些失望，偶爾想起家裡的舒適生活，我不肯好好的享受，卻偏偏自甘跑出來接受風吹雨打，不免感到茫然，然而，這茫然一瞬間便消失了。我寧可呼吸困苦中的自由，也不願面對溫室中的精神束縛。

最使我感到安慰的，就是這位朋友的寬容與熱誠，她總是微笑地勸慰我：「現在的工作不易找，你既然習慣於我們這兒的生活，就安心的住下去，多就一些時間也不打緊，等到有了工作再另行打算！」我心中大爲感動，只有報她以一絲凄涼無助的苦笑，不便再說什麼。但無論如何我的心還是焦慮不安的。我決意自己出去找一份工作。

中午，我獨自到一間離朋友家不遠的街旁洋服店去，不料竟被我僥倖的覓獲了一份工作。雖然工資才區區十多塊錢，但對我這個願意接受環境磨練的人，着實是一件高興的事！

「你眞的答應我在這兒工作？」我再一次問老板，深怕自己神經過敏，把話聽錯了。

「唔。是的。」老板抬起頭來，疑惑地望我一眼，又繼續低下頭去裁剪衣服。

提起很大的勇氣，我以最謙恭的語氣繼續問道：「除了學習工作外，是否還須要我幫忙其他的事情嗎？」這是我比較担心的一件事。我聽人家說過，初次在洋服店做學徒，必須爲老板料理廚房里的瑣事，我並不是對廚房工作不感興趣，只是怕影响我的自學時間。

「是的。不過我的太太會幫忙你，這點你放心，她會給你充份的學習時間。」老板很誠懇地回答。

看他那一副誠懇的態度，我不便多說什麼。臨別前，他囑咐我明天就可以來上工，我感激地向他點點頭，答應了。

次日一早，我就上班，這樣很平靜地渡過了一週。我很滿意於目前這種生活，又安寧，又自由，兩位女同事很少在我需要寧靜時來騷擾我，老板與他的太太是一對新婚不久的夫婦，沒有兒女，也很清閑，而且待我很好，給我充份的自學時間。

一天中午，一位文質彬彬的青年突然走進店裡來。他的兩道濃眉，顯露着堅毅英勇的性格；一雙閃耀着智慧光芒的大眼睛，燃放着青春熱情的火焰；那含着微笑的嘴唇，有股誘惑的美感。白皙的皮膚更襯出這張臉龐的俊秀。令人一眼就瞧出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他跟老板顯得似乎很熟悉，我猜悉他必定是老板的老顧客，沒有對他多加理會。

下午，我把晚餐弄好之後，發覺他還不會回家，心里不禁感到疑惑，又不便啓口探問。後來才聽老板娘告訴說：他是她丈夫的唯一親弟弟，現在在某洋行當高級職員。因爲從小就比他的哥哥聰明，學校成績很好，深得他父親的愛護，讓他受完高中的課程，本來還有意讓他繼續求深造，無奈他自己不肯，只一心一意想憑自己的能力獨創天下。雖然他的父親是一位腰纏萬貫的富豪，但由於兩位兒子都有自創前程的精神，他也就樂得安享天年。老板娘還讚嘆說：「他比

他哥哥更幸運，一踏出校門就獲得這份高薪的職位。」兩位女同事聽她說到這里，眼神裏都躍上了敬慕之情。我卻沒有任何異樣感覺。

晚餐時，他不陪哥哥嫂嫂在一塊兒吃飯，卻偏偏擠在我們三個女孩子中間。

我默默地抓着飯吃，他却對我說：

「會小姐，你眞能幹，燒得一手好菜。」

我很窘，今晚的菜正是我燒的，老板娘出街剛回來，但我還是謙虛地敷衍着：「是老板娘教會我燒的。」說眞的，厨房工作是我的拿手藝術，在沒有離家外出工作前，家裏的一天三餐全都由我動手。

「小姐，你眞謙虛，明明看見你親自動手燒的，却偏要說是別人教的。」他笑着說。

我抬起頭來，對他歉意地笑一笑。驀地，我發現他那雙眼睛發射一種異樣的光輝，深切地向我逼視着。我不由地感到一陣心跳。

我迅速把頭低下來，我知道我的臉在發燒。我的心有些微的震盪。我多害怕他那種旁若無人的態度，和那雙熱情的强烈眼光。假如被身旁的兩位女同事發覺了，她們不知將對我有什麼印象？我也不知該以怎樣的態度對她們解釋？

我只管埋着頭大口大口地亂扒着飯，一面想藉此平息那顆無意激盪的心，一面又忍不住偷偷地向他看一眼。不看猶可，一看之下，頓然使我氣忿了。他正在那裡得意地竊笑着，似乎自以爲很有手段地佔有了一顆少女的芳心，在那兒沾沾自喜着。我猛地抬起頭來，故意顯得大方，一點都不把他放在眼裏，也不去計較剛才的一切。

似乎是我所預料的，從他臉上所表露的神情，他顯得那麼驚震，啞然於我那驟急轉變的態度。他不安地望了我一下，急着找話題打破僵局，嘴唇動了動，又不知說什麼好。過了一會，他才夾了一口青菜，放進嘴里咀嚼，一邊笑着說：「味道不錯，比我家的女傭燒得更香美。」

我大方地望他一眼，不說什麼，氣他把我與他家的女傭相提並論。我多扒了幾口飯，就向鄰座的同事們說：「我吃飽了，你們慢慢兒吃罷！」說完，我就起身離座。……

自此以後，他就盡量找機會到店里來盤桓，有時還買了些零食來，送給他的哥哥嫂嫂。我看得出他那種殷勤的做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嫂嫂也有意無意地向他譏諷說：「小叔，看你從前並不是這個樣的，眞是進了社會的人，多少懂得人情世故。……」說着把東西拿進厨房里去，他不回答，只管望着我癡笑。我假裝沒看見，埋頭拼命釘鈕扣。

閒談間，同事們告訴我說：「他以前很少到店里來，自從你到這兒來工作之後，他似乎不厭煩地直向這兒跑。」說着，還一面向我調侃說：「或許是看上了你。當然，漂亮的女孩子是人見人愛的，尤其看你那一副文靜靜的表情，更是人人憐愛。」

我沒有說什麼，只望着她們報以一絲苦笑，表示我對她們的謝意。

我發覺他對我的追求越來越猛烈。「難道他沒意會我對他的冷淡態度嗎？」我想。無限的痛苦盤繞在心裡，我不能接受他的愛。他的到來使我增加困惱，我實在不喜歡他的輕浮和好動的性格，我理想的對象是文靜的愛好文學藝術的青年，我自信有一天我會遇到一個這樣的青年。

每回他來了，我可以獲得不必進入廚房工作的特權，但對他的囉嗦，我眞是厭煩極了。

禮拜日是休假。中午，我正聚精會神地閱讀一本文藝雜誌，忽然從門外撞進一個人影來。我沒有抬頭，以爲是老板買了貨物回家。過了一會，那人影逐漸向我移近，從我背後伸出一隻手來，喊道：「怎麼樣？」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驚震了一下，茫然抬起頭來，他已繞過我的面前，在我的左側站着，把上身俯下來，差點與我耳鬢廝磨了。我盡量忍住自己的氣憤，仍然默默地垂着頭。

「怎麼樣？」他又問，聲調顯得無比的親熱。他把手移到我面前，張開來，我看見一隻嶄新的女裝手錶在他手中閃爍着。我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他突然笑着站直身子，逕自往廚房走去。須臾，我隱約聽到他在廚房里跟嫂嫂竊竊私語，也不知道是商量一些什麼？等到看見他把那隻手錶給了老板娘，我才醒悟原來他是爲他嫂嫂買來的新禮物。他又匆匆地從廚房里走出來，大步經過我的身旁，他躊躇地停了一會，說：「別太用功，當心把身體累壞了。」

我低首不語，我眞討厭他干預我的自學。

我抬起頭來，發覺他還站在門口，目光灼灼地直視過來，興奮地向我展現一臉滿足的笑容，才回頭跨步走了。

晚上，兩位女同事都出外逛街，我獨個兒坐在電燈下閱讀。老板娘從屋裏走出來。

「沒出去散心嗎？」她笑着走到我身旁，拉開一張木椅坐下，問道。

「沒有，我不習慣逛街。」我回答。

「看你的人就知道。你的性格是內向的。」

她笑着說，我尷尬地微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她。

「你很喜歡閱讀和學習寫作，將來希望成個作家嗎？」她打趣似地向我詢問。

我驚異着，不知道怎樣回答她。她這一問話，正說穿了我心中的夢想。我羞紅着臉，對着她傻笑。

「看書是好的。仲成也說過，他很佩服你這種閱讀的興趣。」

「仲成？」這個名字對我似乎很陌生。

「哦！我忘了告訴你，仲成就是我小叔。」她歉然地說。

「噢，是他！」我差點叫了起來。

「怎麼？」她吃驚地問。

「沒有。」我急忙解釋：「我不知道你的小叔名叫仲成。」

她笑了，笑得很神秘。我不明白她心裡想的到底是什麼？

050 1-FY

「你知道他中午找我做什麼嗎？」她進一步問。

我搖搖頭。

「哪，你看！」說着，她從衣袋裏把一件東西拿出來，挪到我面前，含笑說：「就是爲了這個。」

我睜眼瞧去，原來是那隻女裝手錶，中午他拿來送給她的。

「喜歡嗎？」她問。

「很美。」我說。

「那麼說，他的眼光眞不錯。」

我驚愕着，不知道她指的是什麼？

「你伸過手來，我把它戴上，看看配不配。」她取起桌上的手錶。

「不，不，」我驚叫起來：「這是他送你的禮物，你還沒有用過呢！」

「沒有關係的。」她一點也不在乎，直笑着說。

「等老板回來後，你把它戴上，給老板看看。」

「可是，這是仲成送給你的呀！」她輕鬆地說。

「什麼？你，你說什麼？」我睜大眼睛，吃驚地問。「爲什麼他不親自拿給我？」我想起他中午來的時候見過我，爲什麼不當面送我？這樣做，表示他是個很會要手段的人，我更不喜歡他了。

「你，你怎麼啦！」老板娘吃驚地望着我，或許她從來沒有見過我這般生氣過。

「我，我不要！」我堅決地說。

「那有女孩子不接受這樣名貴的東西的，而且，你也不好那麼無情，使仲成無法下台。」她慫恿地勸着。

「沒什麼的！他這件禮物只有我和你知道，我們不傳出去，誰都不會知道。」我堅決地說。

「但人家是一片好意，看得起你才買那麼貴重的禮品，你怎能忍心拒絕。」她繼續勸着。

我不想說什麼，拿起小說，繼續看着。然而我知道我是什麼都看不進去的。

她呆望着那隻手錶好一會，然後站起身來說：「希望仲成不會再這樣癡情！」

我茫然抬起頭來，很想縱情狂哭，爲什麼仲成要如此癡戀着我呢？爲什麼他不愛旁人偏偏愛我？明明知道我是對他無情的，爲什麼還不死心？爲什麼？爲什麼？……

我感到莫名的惆悵與黯然。

我默默地向臥房走去。

臥室裡只點燃着一盞昏黃的煤油燈，我在床榻上環手抱着頭頸躺下，望着昏暗的天花板出神。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我忽然感覺到有一顆豆大的淚珠從頰旁滑下，我用手背擦了一下，這一刻，我才知道自己的感情是如此脆弱，我竟偷偷地爲男人第一次落淚。

我猛然從床上躍起，企圖鎮靜我這顆激盪的心。我抓着一把小梳子，把長長的髮絲刮了幾刮，這凌亂的頭髮，正似我此時的心情，越理就越亂。我把梳子猛然向牆旁擲去，拉開房門，就奔了出來，我逕自踏上這條喧囂的街道。慢慢地，我離開了市中心區，行于在一條幽靜的小徑上。徐徐的晚風，把我昏亂的腦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袋吹得清醒，使我感到安祥和寧靜。

我一面走，一面想。我決定離開這個地方。

次日一早，我收拾好行李，拿起包袱就去向老板辭職。老板夫婦聽我突然要辭職，都大爲驚訝，極力勉留，老板娘還誤會我是爲昨晚的事兒生氣，頻頻向我表示歉意。我沒有多加解釋，但我心裡明白，我不是爲她而辭職的。兩位女同事也哭泣着苦苦挽留，希望我繼續留下來與她們一起學習。可是，她們不知道我斷然抉擇的決心是無法改變的。

我不知道當仲成獲曉了我離去的一刻，將會有怎樣的感受？但我虔誠的祝福他。

爲理想的追尋，我再次踏上我生命的歷程。

傷口（外一章）

綠浪

有滴滴痛楚流出
藍藥水與白紗布
我該是病牀上的軀體

多刺的城，多刺的玫瑰
冷眼如電刺來
不及掩臉
鮮血已涓涓自雙目流出

風騷的霓虹燈
空洞如血管
早晨與黃昏
從不在手上停留
鬍髭就裂土而出

而倒鈎的箭如雨飛來
而月是磨損的銀角
在所謂的條規及秩序走過
傷痕就多一次損裂
而我裸體

上山，上螺旋梯而行
多刺的城呵
多刺的軌跡，多刺的生活
有血在哭呢！

黑沼

從花朝裏他來
從風雨中他去

這一雙鐵質的手
他的眼如雙燈
沙灘上他的脚有力地嵌入

山是局外者
水猶是無感地流
唯有白髮爭替黑髮
牆縫伸延地裂開

這火燭終成灰
他知道
這條路他必須走完
只是他常在暗影中
看到盡頭黑沼的口。